



詩緝卷之二十五

朝奉大夫臣嚴粲述

文王之什

大雅

釋文曰自此以下至卷阿十八篇是文王武王成王周公之正大雅文王至靈臺八篇是文王之

文王文王受命作周也

詩記曰按呂氏春秋周公旦乃作詩曰文王在

上於昭于天周雖舊邦其命維新以繩文王之德熟味此詩信非周公莫能作也

此詩周公述文王之德業以戒成王也文王未嘗稱王曰文王者追稱之也言受命作周

者推本之辭也作造也造周之王業猶康誥言肇造區夏也天命歸於文王而文王退然不敢當故在文王時無受命之說泰誓牧誓猶皆不言文王受命至大告武成乃曰我文考文王誕膺天命蓋武王既得天下之後推本言之凡經中稱文王受命皆謂天命歸之而已文王未嘗當而受之也中庸記孔子之言曰武王末受命武王末年方受命文王何嘗受命乎史遷因詩書有受命之語因謂文

王受命稱王而斷虞芮之訟漢儒又雜以諱

諱之說則亦誣矣游氏曰泰誓稱文王為文考至武成然後稱文考為

文王則可知矣

文王在上於昭于天於音烏。疏曰於歎美也。傳曰昭見也見賢徧反。

周雖舊邦王氏曰周受封自后稷則其為邦舊矣。其命維新補傳曰始

命以國今有周不顯帝命不時傳曰不顯顯也。命以天下。不時時也。王

氏曰不顯所以甚言其顯文王陟降傳曰陟在

帝左右

首章述文王以天德受天命也大雅皆用王

者之禮周既追王文王此詩又推原受命之  
由而歸之故言在上尊之也於乎其德昭見  
于天矣歎美其德之盛言之不能盡也周自  
后稷以來為邦舊矣而天之命周則維新始  
命之以有天下也周家豈不顯乎言王業浸  
盛也天命豈不時乎言適當其時也蓋以文  
王德合乎天升降進退常若在上帝之左右  
無一動之非天也○鄭以大王遷岐始居周  
原不必如此拘也周但言周家耳

臯臯文王

臯音尾。傳曰臯臯勉也。

令聞不已

聞音問。箋曰令善也。

陳錫哉周

箋曰文王敷恩惠之施。左傳宣十五年詩曰陳錫載周能施也。

侯文王孫子

傳曰侯維也。補傳曰不曰子孫而曰孫哉語辭也。

文王孫子本支百世

傳曰本本宗也支支子也。

凡周之士

疏曰士者下至諸侯及王朝公卿大夫總稱。

不顯亦世

朱氏

曰不顯亦世猶曰豈不顯乎其亦世也蓋言其傳世永久而以不顯二字歎之以足其辭也。

次章述文王德澤之遠也臯臯純亦不已也

文王之誠不已而令聞亦不已誠之著也陳

錫敷施也推懷保惠鮮之澤也言臯臯而繼

以陳錫由精神心術而達於政事設施同此一誠之運不誠則不溥也陳錫於周者錫民也而及其孫子蓋文王惟知錫民而錫民者乃所以錫孫子也欲成王知今日之享有天下皆文王之澤而罔敢失墜也文王之孫子其本宗百世為天子其支庶百世為諸侯盛德必百世祀也不特孫子之盛如此凡周之士皆光明俊偉其德甚顯亦世世相傳與周匹休焉

世之不顯厥猶翼翼

箋曰猶謀也。傳曰翼翼恭敬也。箋曰忠敬也。

思皇多士

傳曰思辭也。詩記曰顏氏漢書注云皇美也。

生此王國王

國克生維周之楨

音貞。傳曰楨榦也。

濟濟多士

濟濟之上。詩

記曰顏氏漢書云濟濟盛貌

文王以寧

三章述周士之盛也周之士世世相傳其德甚顯其為君謀事翼翼然忠敬美哉眾士生此周王之國也惟周王之國能生此眾士也生此王國天生之也王國克生文王教化作成之也此多士為國之楨榦牆恃榦而立國

恃人而立故濟濟然衆盛之多士文王賴之  
以爲安也。○釋詁云楨翰儀榦也舍人云楨  
築牆所立兩木也王后維翰及維周之翰傳  
皆云榦也疏云榦者築牆所立之木然則楨  
也翰也榦也一物也字當作榦傳寫誤作幹  
鄭以此爲幹事之臣失之矣

穆穆文王

釋訓曰穆穆敬也。郭璞注曰容儀謹敬。

於緝熙敬止

於

烏。歐陽氏曰緝續也熙廣也緝熙云者接續而熙廣之也。朱氏曰亦不已之意。○疏曰止辭語假哉天命假音嘏。蘇有商孫子箋曰有臣

之孫子其麗不億

曹氏曰麗附也。○今日附麗言其徒黨也。○疏曰不止於一億

上帝既命侯于周服

今日日本詩侯文王孫子侯于周服皆爲發

語之辭孔申毛義作維是也服謂有職事也

四章述文王以敬德受命代商也文王盛德

之容其敬穆穆然於是歎美文王之心能緝

續熙廣其敬矣蓋形諸外者皆其根諸中者

表裏一始終一也穆穆者中庸之齊莊有敬

卽雖雖在宮肅肅在廟也緝熙敬止者中庸

之至誠無息卽純亦不已也所可見者容也

故穆穆足以形容之所難言者心也故緝熙  
不足以盡而又以於發之大哉天之命文王  
使之臣有商家之孫子也文王之時未能有  
商之孫子蓋推原周之代商由於文王故以  
爲文王能有之也商之孫子其附麗之者實  
繁有徒不止於一億泰誓所謂受有億兆夷  
人武成所謂受率其旅若林也然上天命商  
孫子維于周而服職其徒黨雖衆不能勝天  
也故孔子云仁不可爲衆也

朱氏曰此詩之首言文王之昭

于天而不言其所以昭次章言其令聞不已  
而不言其所以聞至於四章然後所以昭明  
不已者乃可得而見焉然亦多詠嘆之言而  
語其所以爲德之實則不越乎敬之一字而  
已然則後章所謂脩厥德而  
儀刑之者豈可以他求哉

○釋詁云穆穆

美也釋訓云穆穆敬也是穆穆有二訓也少  
儀言語之美穆穆皇皇曲禮天子穆穆諸侯  
皇皇鄭注皆以爲容止之貌郭璞注穆穆云  
容儀敬謹是穆穆有美敬二訓而皆爲容儀  
也○舊說以侯爲君謂爲君於周九服之中  
此解侯于周服則順解侯服于周則不通今

考釋文云服事也用也故為臣而見用謂之服言服行其職也曲禮云艾服官政酒誥云服休服采多士云有服在百僚多方云有服在大僚多士多方皆誥殷士而謂之有服言其見用之意即此詩所謂商之孫子侯于周服也

侯服于周天命靡常殷士膚敏

傳曰膚美也敏疾也裸將

于京

裸音貫也。疏曰郊特牲云周人尚臭將行

代之禮文王之時未必已然亦可據後而言也以裸是祭禮當須行之故言將行也宗廟之祭

以裸為主於禮王正裸而后亞裸天官小宰凡

祭祀贊裸將之事注云又從太宰助王裸言太

宰贊王小宰贊太宰是裸將之事有臣助之矣

此舉裸將以表祭事見殷士助祭耳不必專助

行裸也。朱氏曰京周之京厥作裸將常服黼

師也。京師又解見公劉

也音甫許。董氏曰常服則不變其服存商制

則殷學亦不以黼為飾黼自衣服之所有也殷

之諸侯祭服亦九章而下不止於黼舉一章以

表之耳。董氏曰黼繡於裳雖章數不同皆以

黼為裳也。傳曰學殷冠也夏后氏曰收周曰

冕。疏曰郊特牲及士冠禮皆云周弁殷學夏

收故知學殷冠也彼云周弁此云冕者以周自

大夫以上祭服皆用冕服故傳以冕言之實冕

而謂之弁者周禮弁師注云弁古冠之大號官

名弁師職掌五冕

王之蓋臣

蓋音燼從韻。箋

故知弁是大名也

未

詩

王

傳



曰蓋進也。詩記曰蓋者忠愛之篤進退無已也。朱氏曰蓋以戒成王而不敢斥言故以蓋臣言之猶所謂無念爾祖傳曰無念念也。敢告僕夫云耳疏曰爾祖文王也。

五章述殷士裸將之事以為戒也商之孫子而維服職于周見天命之不常惟德是歸也殷士總言商之孫子及其舊臣猶書稱爾殷遺多士及茲殷庶士也裸謂以鬯酒獻尸尸受酒而灌於地以降神也行裸之禮謂之裸將殷士之膚美而敏疾者乃裸獻行禮于周之京師以助周祭其作裸將也服殷之常服

黼裳而皐冠也黼裳商周所同黼裳皐冠則商之制也王者尊先代之後不變其服亦因以為戒也故呼成王忠盡之臣而告之曰得無念爾祖文王乎謂不以文王為念則將墜厥緒周之孫子及其臣又將服周之服而助祭於他人之廟矣詩記曰前漢劉向上疏云孔子論詩至於殷士膚敏裸將于京喟然歎曰大哉天命善不可不傳于子孫是以富貴無常蓋傷微子之事周而痛殷之亡也○郊特牲云灌以圭璋注云灌謂以圭瓚酌鬯始獻神也論語禘自既灌而往朱

氏解云灌者方祭之始用鬱鬯之酒灌地以  
降神也字皆作灌洛誥王入太室裸夏氏解  
云裸灌也謂以圭瓚酌於爵以獻尸尸受酒  
而不飲因灌於地故謂灌也然則因其灌之  
於地故名之爲裸經字作灌古字通也祭統  
云祭有三重焉獻之屬莫重於裸郊特牲又  
云旣灌然後迎牲是裸爲祭祀之始故爲重  
也小宰注云人道宗廟有裸天地大神不裸  
○此詩裸將于京及大明曰嬪于京于周于

京毛氏皆以爲大取公羊衆大之說謂京師  
也又以思齊京室之婦爲王室亦京師也鄭  
氏唯裸將于京從毛說其餘以爲周地之小  
別名皇矣依其在京毛以爲大阜鄭還以爲  
周地名公劉乃覲于京京師之野于京斯依  
毛以爲大衆所宜居之地鄭以爲丘之絕高  
者公劉居豳所言京自是高丘非岐周地名  
之京若周都稱京師則因岐周地名之小別  
而稱之大雅作於成王之時皆用王者之禮

從後稱為京師也

無念爾祖聿脩厥德

聿音適。朱氏曰聿發語辭。詩記大明解曰左傳

注云聿惟也

永言配命

箋曰永猶常也。蘇氏終風解曰言辭也。疏曰天以王

者為配。詩記曰王者代天理物操典禮命討之柄以臨天下故曰配命又曰配上帝自

求多福殷之未喪師

喪去聲。箋曰師眾也

克配上帝宜

鑒于殷駿命不易

駿音峻又音俊易毛音異鄭音亦。傳曰駿大也

六章戒成王念祖而鑒殷也成王得無念爾

祖文王乎苟念之在脩德而已脩德則能長

配天命而自求多福矣配命謂王者與天為

配天大王亦大也天之付予萬物謂之命王

者宰制天下亦謂之命以王者之命配天之

命也自求多福謂求諸已而不求諸天也德

者民心之所歸得民斯得天故殷未失其民

之時能配天矣配命言其用配天言其體其

意一也後人不脩厥德則失其民而天命去

之宜以殷為鑒則知大命之難矣孟子曰桀

紂之失天下失其民也

詩記曰大學云詩云殷之未喪師克配上

帝儀監于殷峻命不易道得眾則得國失眾則失國

命之不易無遏爾躬遏於葛反。傳曰遏止也。朱氏曰絕也。宣昭

義問疏曰宣昭布明也。箋曰義問以禮義問老成人。有虞殷自天箋曰

有又也。傳曰虞度也。上天之載傳曰載事也。無聲無臭釋文曰臭

凡氣之總名。儀刑文王朱氏曰儀象也。傳曰刑法也。萬邦作孚傳曰

孚信也。

七章申六章鑒殷法祖之意也天命不易矣

無使遏絕於爾身當宣布昭明以義理詢問

於人而又虞度殷之所以自天者殷之亡也

實自於天天命無私可以為鑒也鑒殷之所

以失必法文王之所以得四時行百物生天

之事也而無聲音臭氣之可求惟儀象刑法

於文王則萬國孚信之矣文王即天也

### 文王七章章八句

大明文王有明德故天復命武王也朱氏曰此亦周公戒

成王之詩。李氏曰大雅之詩則謂之大明小雅之詩則謂之小明。

明明在下今日重言明者至著也。赫赫在上今日赫赫顯而可畏之意

天難忱斯傳曰忱信也。不易維王易毛音異鄭音亦今日曰不易本傳

無音駿命不易毛音異此亦音異矣。天位殷適

音使不挾四方挾朱如字毛音浹。朱氏曰挾謂挾而有之。錢氏曰挾猶持也。

首章專述天命喪殷之事也首二句泛言天人之理明明在下君之善惡不可掩也赫赫在上天之予奪為甚嚴也在下而明明則達乎上在上而赫赫則監乎下天人相與之際甚可畏也是故天難信而不可恃為君豈不難哉觀紂居天位而又為殷之正適以不脩厥德乃使不得有其天下斯可見矣詩記曰天位殷

適使不挾四方則下所陳眷顧周家有加無已者非天私我有周也裁者培之傾者覆之因其材而○舊說以明明在下為文王非也篤焉耳

首章先泛言天人之理然後及殷亡之由為美文武張本次章乃述大任生文王其後乃又述文王生武王及伐殷之事以成首章之意其言皆有次序也

摯仲氏任摯音至任音壬。傳曰摯國任姓仲中女也中去聲自彼殷商

朱氏曰殷商之諸侯也自來嫁于周曰嬪于京

周而言則諸侯皆商也嬪音頻。傳曰嬪婦也。朱氏曰京周京也。京考見文王京師解見公劉乃及王

季

傳曰王季大王之

子文王之父也 維德之行大任有身

大音泰

王氏曰摯仲氏任繫其夫而言大任繫其子而言。傳曰身重也。箋曰謂懷孕也。

生此

文王

次章述大任生文王也摯國中女任氏從殷

商之地來嫁于周將述商亡而周興故以摯

繫商與周對言之也曰嬪于京謂以婦道見

稱於周也乃配王季而與行德同志意也於

是大任有身而生文王

朱氏曰將言文王之聖而追本所從來者

如此蓋曰自其父母而已然矣

書嬪于虞謂能行婦道也

毛以京為大謂京師鄭以為周國之地小別

名蓋謂王季時其居未得稱京師也然大雅

作於成王之時皆用王者之禮從後稱周京

耳

維此文王小心翼翼

箋曰翼翼恭慎貌。朱氏曰小心翼翼即前篇之所

謂敬也

昭事上帝

箋曰昭明也

聿懷多福

聿解見文王。蘇氏曰懷

來也厥德不回

朱氏曰回邪也

以受方國

三章言文王之德天人所與也文王小心翼翼

翼然恭敬以明事上帝至誠之運與天周旋

也遂能懷來多福蓋其德不回邪故受此四

方侯國之歸也有一毫覬倖之心則邪矣

天監在下

箋曰監視也

有命既集

傳曰集就也。曹氏曰翔而後集之

集言有所擇而就之也

文王初載

朱氏曰載年也

天作之合

傳曰合配

也在洽之陽

洽音峽。傳曰洽水也。釋文曰馮翊有郃陽縣應劭云在洽水之

陽郃音洽。穀梁傳曰水北為陽。朱氏曰洽水本在今同州郃陽夏陽縣今流已絕故去水

而加邑渭水亦逕此入河也

在渭之涘

音俟。渭解見邽谷風。日涘厓也解

見王葛藟。李氏曰國語鄭語云前河後莘

昭注云莘國也左傳僖公二十八年城濮之戰

晉侯登有莘之墟杜元凱注云莘故國名今此詩云在洽之陽在渭之涘則是馮翊之間與鄭

衛之地全不相干涉當以此詩為證左傳國語闕之可也

文王嘉止

朱氏曰嘉昏禮

也大邦有子

朱氏曰大邦莘國也子大妣也大妣之大音泰。今日子女也論語

以其子妻之

四章述天生大妣以配文王也文王有盛德

而天監之於下大命集焉文王初年天為生

配在洽水之北渭水之涯指莘國也當文王

嘉禮之時而莘國有賢女殆非偶然天實為

之

朱氏曰將言武王伐商之事故此又推其本而言之

大邦有子倪天之妹

倪牽之去又音峴胡典反。說文曰倪譬也

文

定厥祥

朱氏曰文禮也祥吉也。箋曰十而得吉則以禮定其吉祥謂使之納幣也。

親迎于渭

迎去聲。

造舟為梁

造音慥。傳曰天子造舟諸侯維舟大夫

方舟士時舟。箋曰天子造舟周制也殷時未  
有等制。疏曰李巡云比其舟而度曰造舟中  
央左右相維持曰維舟併兩船曰方舟一舟曰  
特舟孫炎云比舟為梁也然則造舟者比船於  
水加版其上即今之浮橋文王敬重昏事始作  
而用之後世以文王所用故制為天子法耳

不顯其光

五章述文王親迎之事也大邦有賢女譬天

之妹尊之之辭也卜而得吉則以禮文定其

吉祥而納幣焉文王親迎于渭水之傍其渡

渭也敬重昏事比舟為橋梁傳曰乘船危就

橋安所以去危而就安也豈不顯其光輝乎

程子曰先儒以親迎于渭謂天子須親迎文  
王親迎時乃為公子未為君也況周國自在

渭傍不  
是出疆

有命自天命此文王于周于京

京考見文王

纘女維

莘

纘音纂。傳曰纘繼也莘大姒國也

長子維行

長上聲。傳曰長子長女也。

行解見邙泉水

篤生武王

傳曰篤厚也。王氏曰天既生文王又生武王是之謂篤

中庸云天之生物必因其材而篤焉

保右命爾

右音祐。傳曰右助也。

燮伐

大商

燮蘇接反。傳曰燮和也。陳氏曰燮友有和順之意順天命以伐商也

大商

燮友有和順之意順天命以伐商也

燮友有和順之意順天命以伐商也

燮友有和順之意順天命以伐商也



六章述大妣生武王也有命自天而降命文  
 王於周之國於京之地矣謂興王業也周為  
 國號京其所都之邑也能繼大任之女事者  
 惟此莘國以其長女來嫁也天又篤厚之使  
 生武王既生文王又生武王是眷周之厚故  
 言篤生保安之右助之而命之以伐商以順  
 而動因天人之所欲是之謂變伐王氏曰言大商所以

大文武之德以為商大矣非德之大不能伐之也  
 殷商之旅傳曰旅眾也其會如林會如字舊音膾矢疏曰會聚也

于牧野傳曰矢陳也。疏曰牧野紂南郊地名。釋文曰牧野在朝歌南七十里維

予侯興箋曰侯諸侯也。朱氏曰予侯猶云我后也商人之稱武王也上帝臨

女音汝。箋曰臨視也無貳爾心長樂劉氏曰貳疑貳也。朱氏曰武王非必有

所疑也設言以見衆心之同非武王之得已耳

七章述武王伐商也牧野之戰殷商之衆其

會聚如林木之盛陳于牧野雖衆而不為用

維欲我侯武王之興此商衆且謂武王曰上

帝臨視於爾爾勿疑貳而不進承上文殷商

之旅設為商衆告武王之辭見商民罔不欲

喪而唯恐武王之不至也衆心所同即是天  
 意伐商之事非特周人所欲亦商人所望武  
 王順天應人而已武成言受率其旅若林會  
 于牧野罔有敵于我師前徒倒戈攻於後以  
 北此詩所陳皆事實也

牧野洋洋

音羊。傳曰洋洋廣也。

檀車煌煌

音皇。疏曰檀木之兵車。

○傳曰煌煌明也。

駟驪彭彭

駟音元彭如字音棚考見出車。傳曰駟馬白腹曰

驪上周下殷也。疏曰郭璞云駟赤色黑鬣也檀弓說三代乘馬各從正色而周不純赤明其有義故知白腹為上周下殷戰為二代革易故見此義檀弓亦言戎事乘驪明非戎事不然因

此武王所乘遂為一維師尚父

傳曰師太師也尚父可尚可父

代常法彭彭彊盛也

時維鷹揚

曰鷹揚

涼彼武

王涼音亮。傳曰涼佐也。

肆伐大商

箋曰肆故今也。朱氏曰遂也。肆解見

繇會朝清明

箋曰會合也。曹氏曰武成云陳于商郊俟天休命孔安國云休命

謂雨止畢陳也。六韜云武王東伐至河上雨甚雷疾太公率衆先涉然則至畢陳乃雨止而清

明

八章終上章伐商之事言得天人之助也牧

野之地洋洋然寬廣非用權詐間道襲之也

檀木之兵車煌煌然鮮明其駟馬乘驪彭彭

然疆盛既整且暇所謂堂堂之陣也太公望  
為太師而號尚父如鷹之飛揚奮擊而無所  
畏以佐武王而伐商會戰之朝乃雨止而清  
明是天相之也史載行師以雨敗者多矣故  
以會朝清明為得天助太公先涉畢陳而雨  
止故以尚父鷹揚發之

大明八章四章章六句四章章八句

縣彌延反韻亦作綿

文王之興本由大王也

大王遷岐而人心歸之肇基王迹故曰文王

之興本由大王也

縣縣瓜瓞

音迭。傳曰縣縣不絕貌瓜紹也。瓞

歲之瓜必小狀似瓞故謂之瓞縣縣然若將無

長大時。疏曰瓜瓞瓜紹之瓞也縣縣微細之

辭瓜之族類本有二種大者曰瓜小者曰瓞而

瓜蔓近本之瓜必小於先歲之大瓜以其小如

的故謂之瓞瓞是瓞之別名故云瓞的也近本

之實言紹者繼先歲之瓜猶長子之繼父瓜實

近本則小今驗信然后稷乃帝嚳之胄是嚳為

瓜而稷為瓞自稷以下祖緝以前皆為瓞緝音

顛。朱氏曰瓜之近本初生者常小至末而後

大。曹氏曰不窋值夏后政衰去稷不務不窋

以失其官而奔戎狄之間三世而至公劉公劉

以前微弱甚矣僅能不絕其緒故以縣縣瓜瓞

況之窋民之初生今日生自土沮漆音趨七。朱氏曰自

竹律反

詩經卷之三

從也。土地也。言周人始生在此沮漆之地也。傳曰：沮水，漆水也。○疏曰：不窋之時，已嘗失官。逃竄，幽地猶尚往來。邠國未即定居於幽，至公劉而盡以邠民遂往居焉，是定國於幽。自公劉始也。大王之基王業在於岐，周始盛由未遷已得民心，故云生王業也。此沮漆謂在幽地，但二水東流，亦過周地，故下傳云：周原沮漆之間是周地，亦有漆沮也。○詩記曰：漢地理志：右扶風，梅邑。注云：有幽鄉。

**古公亶父**。○傳曰：古公，幽公也。古言父也。亶，父字，或殷質以名言也。○疏曰：亶，父大王也。言其年世久古，曰古公，猶言先公也。大王追號為王，不稱王而稱公者，此本其生時之事故，言生存之稱也。

**陶復陶然**。復音福。○箋曰：復者，復於土上，鑿地曰穴，皆如陶然。○疏曰：陶，瓦器竈也。覆者，地上為之，取土於地，復築而堅之，穴者鑿地為之，土無所用，直去其息土而已。七月云：入此室處，即幽事也。豈

十世之內，常穴居，乎但幽近西戎處，在山谷，其俗多復穴而居。未有家室。○傳曰：曰家。○疏曰：宮謂之室，其內謂之家。

首章述大王初居幽之事也。興也。言周之初如縣縣然不絕之瓜瓞也。周帝嚳之後，如大瓜之種，中嘗衰小，如近本之瓜，則小也。瓜種之小者曰瓞，此本大瓜之種，以其近本者如瓞之小，故以瓜瓞言之。然瓜至末則復大，喻周至大王文王而復興也。將述大王復興之事，言此周民初遂其生，乃在地之沮漆沮漆。

二水名言地之沮漆者謂其地在二水之間指豳國也居此地者乃是古先之公號亶父者纔取土於地覆築而堅之爲土屋以居謂之復或鑿地而居謂之穴二者皆若瓦器之竈故謂之陶豳民之初未有宮室之安也○

沮漆名稱相亂水經云沮水出北地郡直路

縣東過馮翊祓羽縣

祓音對羽音許

北東入于洛此

沮水之源流也漢志扶風有漆縣漆水在縣西東入渭又闕駟十三州記云漆水出漆縣

西北至岐山東入渭此漆水之源流也沮出北地入洛漆出扶風入渭沮自沮漆自漆也至孔氏引水經云沮水俗謂之漆水又謂之漆沮此則名稱相亂矣諸家書解以出扶風之漆水與出北地之漆水爲二謂扶風之漆水至岐山入渭在澧之上游而書言渭水會澧會涇之後乃過漆沮則漆沮在澧水涇水之下游故以書之漆沮爲出北地之漆沮與詩扶風之漆別也但水經出北地者止是沮

水而謂之漆沮耳如上所言則詩之漆沮自是二水書之漆沮止是一水即詩之沮也然水經之沮入洛書之漆沮則入渭沮水若為漆沮一名洛水則漆沮即洛也而又云入洛何也姑闕之以俟知者此詩言沮漆指豳國是漆沮之上游也下文言周原傳以為漆沮之間指岐周是漆沮之下流也吉日及潛頌言漆沮指鎬京當亦去岐周不遠也疏云漆沮二水在豳地但二水東流亦過周其說是

也

古公亶父來朝走馬

蘇氏曰朝早也。疏曰早朝之時疾走其馬。詩記

曰來朝走馬形容其初遷之時略地相宅精神風采也鄭氏以為避惡早且疾苟如是之迫遽則豈杖策去邪率西水滸

音虎。傳曰率循也。滸水涯也。許解見

雍容之氣象哉至于岐下爰及姜女

箋曰爰於也及與也。傳曰姜女大姜也

聿來胥宇

莆田鄭氏曰聿遂也。傳曰胥相也。宇居也。相去聲

次章大王相宅於岐也大王圖事敏疾其來之朝疾走其馬循西方水涯漆沮之側東行而至於岐山之下於是與其妃大姜遂來相

可居者

李氏曰相宅非婦人之事  
妃之所為必有大過人者

周原膺膺

音武也。傳曰周原沮漆之間也膺膺  
岐山之南膺也。箋曰廣平曰原周之原地在

膺然肥美

董茶如飴

董茶音謹徒飴音移。傳曰董菜也。今日內

則云董昔粉榆注云昔似董而葉大又公食禮  
劔筆皆有滑注云滑董昔之屬說文云董根如

薺葉如細柳蒸食之甘是董為美菜也有瞽箋  
云簫如今賣飴者所吹疏云飴謂之飴釋文云

乾糖也後漢明德馬后云含  
飴弄孫昔音丸錫夕清反

爰始爰謀爰契我

龜

契音棄。傳曰契開也。疏曰契開者言契  
龜而開出其兆非訓契為開也春官垂氏掌

共燠契以待卜事注云士喪禮云楚燠置于燠  
在龜東楚燠即契所用灼龜者也燠謂炬其存

火也士喪禮注云楚荆也然則卜用龜者以楚  
燠之木燒之於燠炬之火既執之以灼龜故

箋云契灼其龜而卜之既契乃開出其兆故春  
官卜師掌開龜之四兆注云開謂出其占書也

是既契乃開之但傳文質略直言契開耳  
董誰之上半濁半清燠音爵燠吐敦反

曰時築室于茲

三章述大王定宅於岐也內則言婦養舅姑

公食禮言君待其臣皆以董則董是美菜也

七月言食農夫以茶則茶非美菜也雨露所

濡甘苦齊實周之原地膺膺然肥美所生董

茶皆甘如飴言美惡皆宜也大王見此地可

居於是始起意而圖之謂謀及乃心也於是

謀之於衆謂謀及卿士庶人也又以楚木然  
火謀之契者契灼其龜而卜之謂謀及卜筮  
也曰者龜告之兆告以宜於此居止又告以  
時日之吉於是築室于此而遷居之也。孔  
氏謂董即烏頭且引晉語麗姬寘鳩於酒寘  
董於肉以爲證蓋以此董爲爾雅茷董之董  
也及茷音說者皆祖之若爲麗姬寘肉之董則  
與鳩毒同類與荼菜可食之物非其類矣且  
詩人稱周原之美當言宜稼宜蔬不應言其

宜毒物也荼雖苦得霜而甜脆故可言如飴  
烏頭毒物不可食何由知其如飴乎賈山言  
江臯河濱雖有惡種無不猥大地之美者能  
使物無美惡皆猥大耳安能變毒物而爲美  
物毛氏以董爲菜不言毒物釋文言董蒸食  
之甘知爲內則及公食禮董昔之董非爾雅  
茷董之董也

廼尉廼止廼左廼右蘇氏曰左右東西列之也廼疆廼理疆理

解見信廼宣廼畝蘇氏曰宣道溝洫也畝度廣狹也自西徂東

南山



箋曰幽與周原不能為西東據至時從水滸而  
言也。疏曰幽在周原西北而經言自西據至  
周之時從水滸而言也。鄭志云幽地今為栒邑  
縣西南行正東乃得周岐山在長安西北四百  
里幽又在岐山西四百里如志此言發幽西  
南而行從沮水之南然後東行以至周也。周

爰執事

朱氏曰周徧也。傳曰爰於也。今日猶周爰咨諏箋以為於周執事今不從

四章述定民居治田畝也既築室于茲矣廼

慰勞之廼安止之上文曰止則龜告以宜居

於此此言廼止則遂安居於此成龜告之意

也廼處之於左廼處之於右公宮在中而民

居左右也民居既定則治田事廼疆則畫其

經界廼理則分其土宜廼宣則道其溝洫廼

畝則度其廣狹於是人皆從西徃東徧執事

矣言競出力也

乃召司空

箋曰司空掌管國邑。疏曰司空之屬有匠人其職有管國廣狹之度廟

社朝市之位。曹氏曰量地以制邑

乃召司徒

度地以居民司空之職故先召之。疏曰司徒之屬有小

司徒曰司徒掌徒役之事。疏曰司徒之屬有小

俾立室家其繩則直

徒之職故次召之。疏曰司徒之屬有小。傳曰言

直也。疏曰繩無不直而云其繩則直言不繩  
失繩之直也。曹氏曰審曲面執直必以繩縮  
版以載。疏曰郭云縮縛束之也。作廟翼翼。傳

君子將營宮室宗廟為先廡庫為次居室為後。疏曰翼翼嚴正也。今日翼翼整齊也。

五章述將營宮室先作宗廟也司空掌管國邑司徒掌徒役之事故召之使立室家之位處以繩正之揆其基址則方正而直矣依此繩直之處起而築之以繩縮束其築板板滿築訖則升下於上以相承載作此宗廟翼翼然而整齊

抹之陜陜抹音俱陜音仍。錢氏曰抹取土也。謂盛土於藥也。藥力追反。疏曰藥者盛土器。傳曰陜陜衆也。度之薨薨度音鐸。箋曰度猶投也。疏曰薨薨

也。董氏曰薨薨如蟲之聲則聲之衆也。築之登登陳氏曰登登漸高也。削屢

馮馮音馮。蘇氏曰削屢重復削治也。長樂劉氏曰謂牆或就版削其堅凸以就平直

凸音迭。張氏曰馮馮削土聲。百堵皆興百堵解見

鴻鴈。箋曰興起也。磬鼓弗勝磬音羔。勝音升。磬鼓解見鼓鍾。傳曰磬六鼓也。

弗勝言勸事樂功也。箋曰不能止之使休息也。疏曰其間欲令食息不能止之。

六章述遂作宮室也築牆之時取土而實之於器者陜陜然衆多既取得土送至牆上牆上之人受而投之板中薨薨然其聲之衆既投之板中築之者登登然積累而上則牆漸

高矣牆成而重復削治之其聲馮馮然堅也  
五板為堵百堵皆同時而起上章言縮版者  
作廟也此言築者營宮室也民皆勸事樂功  
競欲出力其間欲令食息擊磬鼓以為節不  
能勝而止之言大王之得人心也

廼立臯門

臯音羔。傳曰王之郭門曰臯門。疏曰宮之外郭之門。

臯門有

伉

音抗。傳曰伉高貌。

廼立應門

傳曰王之正門曰應門。美大王作郭門以致臯門。

門作正門以致應門焉。疏曰孫炎云謂朝門也。明堂位云庫門天子臯門雉門天子應門魯以諸侯而作庫雉則諸侯無臯應故以臯應為王門之名也。朱氏曰書天子有應門春秋書

魯有雉門禮記云魯有庫門家語云衛有庫門皆無云諸侯有臯應者則臯應為天子之門明矣意者大王之時未有制度特作二門其名如此及周有天下遂尊以為天子之門而諸侯不得立也  
**應門將將**音鏘。傳曰  
**廼立冢土**傳曰冢也起大事動大眾必先有事乎社而後出謂之冢也  
宜美大王之社遂為大社也。大社音泰。疏曰大社者天子社名諸侯不得稱大社也。冢士非諸侯之社云。遂為大社皆言大王所作。遂為文王之法也。孫炎云大事兵也。其祭之名謂之為宜宜求使見祐也。祭法云王為羣姓立社曰大社郊特牲云天子大社必受霜露。風雨之氣也。大社之名唯施於天子。  
**戎醜攸行**傳曰戎大醜也。

七章言作門社也大王乃立其宮之郭門其

郭門伉然高大後遂為天子之臯門乃立其  
宮之正門其正門將將然嚴正後遂為天子  
之應門臯門應門皆從後稱之耳乃立大社  
為動大衆則告之而行也大王所立門社皆  
諸侯之制後乃為天子門社之名

肆不殄厥愠

釋詁曰肆故也肆故今也郭璞注肆既為故又為今。今日非謂肆

為故今也。朱氏曰肆猶遂也承上起下之辭。蘇氏曰殄絕也愠怒也。陳氏曰豈忘狄人之愠哉。亦不隕厥問

傳曰隕墜也。箋曰小聘。疏曰散則聘問通。柞

械拔矣

柞械拔音鑿域旃。柞曰柞櫟也。即唐鳩羽所謂羽也。解見鳩羽。械釋木曰

械白桺桺音綏。郭璞曰桺亦小木也。叢生有刺實如耳璫紫赤可啖。陸璣疏曰王蒼說械即柞也。其材理全白無赤心者為白桺。直理易破可為犢車輻。又可為矛戟。矜今人謂之白桺。或曰白桺此二說不同未知孰是。曹氏曰桺遂茂也。行道允矣

曹氏曰允和悅。

也混夷駢矣

混音昆駢音退從韻也。釋文音允。說文曰駢馬疾行也。傳曰突

也維其喙矣

喙許穢反。釋文曰喙口也。呂氏曰張喙而息也。奔趨者其狀如

此

八章述大王能調服昆夷也不絕愠怒昆夷  
之心內為之備也然新遷之國未能與夷狄  
較亦不廢其聘問鄰國之禮外與之和也內

備外和待夷狄之道盡矣及乎自治既至國  
勢益彊柞棫之木拔然遂茂行道之人允然  
和說則昆夷奔走竄伏張喙以息矣此形容  
昆夷遠避不侵犯之意耳詩記曰軍國之容雖備然大王猶未敢輕用其民也至於王業光大而不可掩郊關之內鬱鬱葱葱輪蹄輻湊則昆夷不待攘斥自奉頭鼠竄之不暇矣○此章鄭氏以為指文王蓋見孟子言肆不殄厥愠亦不隕厥問文王也遂以此章為文王耳非也大王始居於豳則北有獯鬻之侵既遷於岐則西有昆夷之擾北

狄大而西戎小豳地迫近疆狄若以力爭傷人必多大王所不忍也故去豳而遷岐至若昆夷惟不殄不隕內備外和彼自不能為患矣此詩述大王本末謂雖退避於豳而能植立於岐也文王之始猶事昆夷則大王遷國之初雖為之備寧能遽絕其問乎此章以上皆言大王下章述虞芮之事提出文王蹶厥生方言文王耳陳氏謂孟子借之以說文王鄭氏踵之以為文王之詩其說是也下章論

文王之事獨舉虞芮者謂遷岐之後治道修明傳至文王之時人心皆歸周矣雖虞芮猶且質成昆夷何能為梗乎結避狄遷岐之事也文王之興賢因大王之遷岐故序曰本由大王也

虞芮質厥成芮音柎。蘇氏曰虞在陝之平陸芮在同之馮翊平陸有間原焉則虞芮之所讓也。曹氏曰漢地理志河東大陽縣有吳山其上有吳城周武王封太伯於此是為虞公其後為晉所滅又馮翊臨晉縣有芮鄉故芮國是虞芮二國皆在岐周之東也。○今日質正也論語就有道而正焉謂求正之也。○今日毛以成爲平謂曲直得其平則無爭也。文王

蹶厥生蹶音貴。蹶曰蹶動也。○今日生者本然之良心與生俱生者以其生生不窮故謂之生猶孟子言生則鳥可已。○傳曰虞芮之君相與爭田久而不平乃相與曰西伯仁人也盍往質焉乃相與朝周入其境則耕者讓畔行者讓路入其邑男女異路班白不提挈入其朝士讓爲大夫大夫讓爲卿二國之君感而相謂曰我等小人不可以履君子之庭乃相讓以其所爭田爲間田而退天下聞之而歸者四十餘國。○張子曰訟獄者不之紂而之文王予

曰有疏附傳曰率下親上曰疏附。○予曰有先後。○傳曰先後皆去聲也。○傳曰相道前後曰先。○傳曰有奔奏。○喻德宣譽曰奔奏。○疏曰喻天下以王德宣揚王之聲譽使天下皆奔走而歸趨之。予曰有禦侮傳曰武臣折衝曰禦侮。

朱經堂  
詩經卷之三  
三

九章述文王有虞芮質成之事也虞芮二國之君以爭田之訟質正而求其平意謂文王所定曲直必無偏陂也文王有以感動其本然之良心乃使之自忘其爭焉人之良心如本之有根生生不窮故謂之生虞芮以忿爭泪其良心如木有物以闕音過其生理不得遂其暢茂然其所謂生生不窮者未嘗絕也迨夫感文王之化而翻然自悟如去其壅闕而生意沃然矣一念既改百行萬善皆由是而充之此之謂蹶厥生言撥發其生意也非有以增益之皆彼所自有也詩人推原致化之妙以爲我謂其有疏附之臣而致之歟我謂其有先後之臣而致之歟我謂其有奔奏之臣而致之歟我謂其有禦侮之臣而致之歟泛言四臣之所致而不敢爲一定之辭見文王之化有非四臣之所能爲者矣

繇九章章六句

棫樸

音域

文王能官人也

朱氏曰自此以下至假樂皆不知何人所

作疑多出於周公也

不棄微小所以為能官使人材也

芄芄棫樸

芄音蓬。傳曰芄芄木盛貌。棫白桤也。樸枹木也。桤音綏。枹音包。本叢生也。補傳曰芄芄短小而盛貌。棫解見縣。箋曰白桤相樸屬而生者。疏曰考工記云凡

察車之道欲其樸屬而微至。注云樸屬猶附著堅固貌也。此謂樸者亦謂根枝迫近相附著之貌。迨薪之槲之。樲音酉。傳

濟濟辟王。辟音壁。箋曰

濟濟敬也。辟君也。辟王謂文王也。疏曰濟濟多容儀也。左右趣之。趣音娶。傳曰

也。趣趨也。首章述文王用材不棄微小也。興也。棫小木

又樸屬而叢生根枝相附著若無所用然芄

芄然短小而盛猶可用之為薪以烹飪其未

乾者又積之以待其乾而用之喻文王用人

或隨材而用或蓄之以待用雖微不棄沉其

大者乎得人若此故文王端拱無為濟濟然

有威儀而左右之臣趨而事之也。歐陽氏曰

也。辟王從後尊稱之辭。見君臣之

濟濟辟王左右奉璋。音章。傳曰半圭曰璋。

王裸以圭。贊諸臣助之。亞裸以璋。贊也。祭禮之禮

人云大璋中璋邊璋皆是璋。贊也以璋言之郊

未詳也。詩經卷之五



特牲云灌以圭璋與此云奉璋峨峨皆有明文  
故知璋為璋瓚矣祭之用瓚唯裸為然祭統云  
君執圭瓚裸尸大宗伯執璋瓚亞裸。曹氏曰  
璋以為瓚柄所以為裸也。裸將解見文王王  
瓚解見  
奉璋峨峨音俄。傳曰峨峨盛壯也  
早麓  
士攸宜髦音毛。傳曰髦俊也

次章述祀事之得人也濟濟然多威儀之君  
王其在宗廟祭祀則左右之臣奉璋瓚以相  
其禮其奉璋者峨峨然壯偉此俊士之所宜  
為言得人也曹氏曰國之大事在祀與戎故二章言祀事三章言戎事  
淠彼淠舟淠音譬徐音沸。王氏曰淠舟行貌。涇解見邶谷風 烝徒楫

之楫音接。傳曰楫櫂也櫂直教反亦作楫。釋文曰楫謂之橈或謂櫂釋文云在傍撥水  
日周王于邁疏曰周王文王也。箋曰于往 六  
師及之傳曰天子六軍。疏曰瞻彼洛矣云以作六師常武云整我六師皆謂六軍為六師夏官序言五師為軍萬二千五百人也詩為大雅莫非王法詩人之作或以後事言之春秋之兵雖累萬之眾皆稱師軍之言師乃是常稱。傳曰及與也

三章述戎事之得人也興也涇水之舟淠淠  
然順流而行者乃眾徒以楫行之文王為西  
伯奉王命以征伐則六軍與之俱進文王未  
有六軍以大雅皆述王者之事故言六軍耳

歐陽氏曰以見王所官人入宗廟居軍。詩  
旅皆可用言文武之材各任其事也。○詩

人指山川為喻皆以土地所見者言之若文  
王始居岐則當言渭水若後居豐則當言豐  
水涇非耳目所及而言涇舟者蓋此述行師  
所見也文王之時北有獫狁之難文王以天  
子之命命將遣戍以討之必渡涇水宣王時  
獫狁嘗侵至涇陽則周伐獫狁必渡涇水可  
見矣

倬彼雲漢

倬音卓。桑柔箋曰倬明大貌。○傳曰雲漢天河也。○解見雲漢詩。為

章于天周王壽考

箋曰文王是時九十餘矣故云壽考遐不作人

傳曰遐遠也。○朱氏曰作人謂變化鼓舞之也。○董氏曰遐不作人甚言其作也。○曹氏曰作者鼓舞振動之意也。商之末世士氣卑弱甚矣非鼓舞振動之烏能自奮而有成哉。

四章言由文王之化能作成人材也興也雲

漢倬然明大為文章于天人皆仰之猶文王

以文治昭揭於上人所觀瞻也文王自少至

老所以興起人心者非一日矣遠不作人乎

言久於其道而化成也。○人心之善作之則

興凡自暴自棄習俗益流於下者由上之人

無以興起之耳孟子云經正則庶民興又云待文王而興者凡民也又云奮乎百世之上百世之下聞者莫不興起也人同此心心同此理非外立一道以疆其所無特作而興之使之自不能已不知所以然而然如樂則生矣生則鳥可已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

追琢其章

追音堆。傳曰追雕也。金曰雕玉曰琢。疏曰毛以此經上下相成所追琢者即金玉也。朱氏曰追之琢之。今曰箋引春官追師掌追衡筭則追亦治玉今從毛。

金玉其相

朱氏曰金之玉之。傳曰相質也。勉。丘氏曰表裏如一所以為賢也。

勉我王

箋曰我王謂文王也。

綱紀四方

箋曰張之為綱。疏曰說

文云綱網紘也。紀別絲也。然則綱者網之大繩。故盤庚云若網在綱有條而不紊以舉綱能張網之目故張之為綱也。紀者別理絲縷故理之為紀以喻為政有舉大綱者有理微細者。

五章言作成人材而提綱領以振起之也興也文王作人外則追琢之使有成器之文內則金玉之使有可貴之質作人之效如此文王猶勉勉不已以維持四方而綱紀之也

棫樸五章章四句

旱麓受祖也周之先祖世脩后稷公劉之業

大王王季申以百福千祿焉疏曰詩言文王受其祖之功業也祖

謂大王王季以前也。呂氏曰大雅自文王至靈臺皆文王詩故受祖不待言文王也

此詩以旱麓榛楛起興言文王承前人積累

而興所謂受祖也周之先祖以下則講師附

益其辭贅矣鄭氏因後序有大王王季之說

遂以詩中豈弟君子為大王王季毛不見後

序本自無說孔氏謂毛亦以為大王王季是

承襲之訛也當從朱氏以詩中君子為文王

瞻彼旱麓傳曰旱山名也麓山足也榛楛濟濟

榛楛音臻戶榛解見却簡兮。陸機曰楛其形似荆而赤莖似著上黨人織以為牛苜箱器又

屈以為釵。曹氏曰楛可以為箭。傳曰濟濟衆多也豈弟君子豈音愷

日君子指文王也千祿豈弟傳曰千求也

首章言文王受祖以德也興也麓承山之氣

者也其山高則麓之得其氣也深厚謂峯

巒回合之所芘雲雨潤澤之所漸也其氣深

厚故草木茂盛培塿無松栢培音剖塿郎斗反由其

氣薄也今視旱山之麓得山氣之厚故榛楛

之木濟濟然衆多山喻先祖麓喻子孫榛楛

喻福祿興文王承先祖積累之厚故其福祿  
 盛大也受祖者必有德以受之文王有豈弟  
 之德故其求福也亦以是豈弟豈弟者德盛  
 仁熟和順充積之謂也干祿非文王之心詩  
 人言干祿者謂在我有以致之猶曰自求多  
 福耳非有心求之也。○毛氏以旱為山名不  
 知山之所在或取漢地理志漢中郡南鄭縣  
 之旱山以實之詩人託山川以起興皆取其  
 在境內者漢中遠於豐鄠豐鄠之間高山多

矣何獨遠取漢中之旱山乎既非耳目所及

何言瞻也旱山不知所指闕其所不知可也

詩記曰周語言此章之義曰夫旱麓之榛楛  
 殖故君子得以易樂干祿焉若夫山林匱竭  
 林麓散亡藪澤肆既民力凋盡田疇荒蕪資  
 用乏匱君子將儉哀之不暇而何易樂之有  
 焉然則所謂榛楛濟濟者蓋當時所見之  
 實也至於詩人發興則周語不能盡其義

瑟彼玉瓚

瑟音蟲瓚  
 才贊反

黃流在中

程子曰瑟密也  
 錢氏曰聘義

言比德於玉瓚密以栗注云纁緻也栗堅貌緻  
 音治密也。傳曰玉瓚圭瓚也黃金所以飾流  
 鬯也九命然後賜以秬鬯圭瓚。箋曰黃流秬  
 鬯也圭瓚之狀以圭為柄黃金為勺青金為外  
 朱中央矣殷王帝乙之時王季為西伯以功德  
 收此賜。疏曰瓚者盛鬯酒之器以黃金為勺

而有鼻口鬯酒從中流出故云黃金所以飾流  
鬯也漢瓚槃口徑一尺則瓚如勺為槃以承之  
也天子之瓚其柄之圭長尺有二寸其賜諸侯  
蓋九寸以下孔叢子子思云王季九命作伯於  
西受圭瓚秬鬯之賜故文王因之得專征伐秬  
黑黍也秬鬯者釀秬為酒以鬱金草和之使之  
芬芳條鬯故謂之秬鬯草名鬱金則黃如金色  
酒在器流動故謂之黃流。秬鬱解見江漢。  
今考毛謂以黃金為勺酒流出而照見其黃鄭  
謂和以鬱金草故在中流動而黃非流出也

豈弟君子福祿攸降

箋曰降下也

次章言盛德必得其福也興也瑟然緝密之  
玉瓚必有秬鬯黃流在其中豈弟之君子必  
有福祿下其躬言以類應也王季受圭瓚之

賜而文王因之亦受祖也旱麓圭瓚皆當時

所見之實

朱氏曰明寶器不薦於褻味而黃流不注於瓦缶則知盛德必享於

祿壽而福澤不降於淫人矣

鳶飛戾天

鳶音沿。曰鳶鷂也。今日箋以鳶為鷂之類疏引蒼頡解詁及陸璣山

陰陸氏皆以為即鷂也當從衆。箋曰鳥之貪惡者也。疏曰說文云鳶鷂鳥擊小鳥故為貪

殘。釋鳥曰鳶鳥醜其飛也翔。郭璞曰布翅翔翔。山陰陸氏曰高飛曰翔布翼不動曰翔

曲禮云前有塵埃則載鳴鳶鳶鳴則將風故也鳶鈍者也以風作之則高飛昔墨子作木鳶飛

二日不集列子所謂班輪之雲梯墨翟之飛鳶是也今人乘風放紙鳶。箋曰戾至也

躍于淵豈弟君子遐不作人

三章言作人之妙也興也鳶飛至天魚躍其淵言天壤之內莫不自得其性而不知所以然也豈弟文王遐不作人乎言有以興起之而使之不自已也遐言作人之久也作之以豈弟是性天感發之妙自有手舞足蹈而不自知者惟久於其道者能之非意氣鼓舞於一時之暫也

作人又解見棫樸。李氏曰抱朴子云鳶飛在下無力及至平上聳身直翅而已蓋鳶飛更不用力亦如魚躍恬然自得不知其所以然而然也。謝氏曰猶韓愈謂魚川泳而鳥雲飛上下自然各得其所也詩人之意言如此氣象周家作人

似之。○詩記曰作人之盛至於鳶飛魚躍非積累熏陶久且熟者則不能然其來蓋有自矣此序所謂受祖也。○朱氏曰子思云言其上下察也借此以形容道體周流充塞天地其大無外其小無內動靜之間無往不造其極無有毫髮凝滯倚著之意其旨深矣

清酒既載丘氏曰清酒清潔之酒也。清酒有考見信南山。箋曰載謂已在尊中

也。○今日載猶盛也盛平聲。駢牡既備駢息營反。疏曰駢王季為殷之諸侯其牲亦應不毛此作者於後據周所尚而言之。董氏曰方文王時周固未有所尚而駢牡蓋以色自別耳。今日充人及祭義凡祭祀之牲皆擇而養之三月備者豫備也非牲酒瘠酸取具臨時也

以享以祀以介景福箋曰介助也景大也

四章述祭則受福也文王既成民而後致力

於神清潔之酒既載之於尊中赤色之牡牲  
既已豫備以之獻享以之祭祀使先祖歆饗

之而助之以大福李氏曰君子之受福豈以清酒駢牲之故而得之哉

古人奉牲以告所謂馨香無讒慝也如此則降之以福

瑟彼柞棫程子曰瑟密茂之

民所燎矣

燎音料

笈以為柞棫之所以茂盛者乃人爇燎除其旁草養治之使無害也不若錢氏以為民取以供燎不費辭也爇音

籛芟草燒之曰爇

豈弟君子神所勞矣勞去聲

五章言受福之本也興也柞棫瑟然密茂則

民取以為薪而燎之矣文王有豈弟之德則

神所佑助而賜之福矣岐山柞棫斯拔亦所

見之實也。一說此柞棫之茂盛其長育之

者非一日故民得以為薪燎之用猶文王之

得福由其先祖之積累也

莫莫葛藟

朱氏葛覃傳曰

施于條枚

施音異

葛覃傳曰

施移也。笈曰葛藟延蔓於木之枝本喻子孫依緣先人之功而起。汝墳傳曰枝曰條幹曰枚

豈弟君子求福不回  
六章明求福之心也興也莫莫然而茂盛者



是葛也藟也延蔓於木之枝幹喻文王憑先  
祖之功而起也文王豈樂弟易其求福不回  
邪也表記言得之自是不得自是以聽天命  
遂引此章蓋有一毫覬倖之心則邪矣

早麓六章章四句

嚴氏詩緝卷之二十五

詩緝卷之二十六

朝奉大夫臣嚴粲述

思齊音齊文王所以聖也

此詩五章皆言文王之所以為聖也孔氏以  
為文王所以得聖由其賢母所生止是首章  
之意耳

思齊大任音泰壬。朱氏曰思語辭。今日舊

思皇同雅頌多周公所作傳曰齊莊也文王之母思媚周姜  
措辭同也。傳曰齊莊也。文王之母思媚周姜  
傳曰媚愛也周姜大姜傳曰京室也京室之婦傳曰京室王  
也。朱氏曰大王之妃。京室之婦。室也。疏曰

王季未為天子而言京者以其追號為大妣嗣  
 王故以京師言之。京有考見文王則百斯男  
 傳曰大妣十子衆妾則宜百子也。朱氏曰百  
 男舉成數而言其多也春秋傳曰管蔡邠霍魯  
 衛毛聃畢原豐郇文之昭也并伯邑考武王為  
 十八人然此特其見於書傳者耳亦可以見其  
 多也。疏曰定六年左傳大妣之子唯周公康  
 叔為相睦也大妣為周公康叔之母是文王之  
 妃也定四年左傳祝鮀曰武王之母弟八人是  
 通武王與伯邑考為十子也其名則左傳文云  
 周公為太宰康叔為司寇聃季為司空通武王  
 伯邑考為五人史記管蔡世家云武王同母兄  
 弟十人母曰大妣文王正妃也其長子曰伯邑  
 考次曰武王發次曰管叔鮮次曰周公旦次曰  
 蔡叔度次曰曹叔振鐸次曰邠叔武次曰霍叔  
 處次曰康叔封次曰聃叔季載其次不必如此

微音傳曰大妣文王之妃也。箋曰則百斯男  
 傳曰大妣十子衆妾則宜百子也。朱氏曰百  
 男舉成數而言其多也春秋傳曰管蔡邠霍魯  
 衛毛聃畢原豐郇文之昭也并伯邑考武王為  
 十八人然此特其見於書傳者耳亦可以見其  
 多也。疏曰定六年左傳大妣之子唯周公康  
 叔為相睦也大妣為周公康叔之母是文王之  
 妃也定四年左傳祝鮀曰武王之母弟八人是  
 通武王與伯邑考為十子也其名則左傳文云  
 周公為太宰康叔為司寇聃季為司空通武王  
 伯邑考為五人史記管蔡世家云武王同母兄  
 弟十人母曰大妣文王正妃也其長子曰伯邑  
 考次曰武王發次曰管叔鮮次曰周公旦次曰  
 蔡叔度次曰曹叔振鐸次曰邠叔武次曰霍叔  
 處次曰康叔封次曰聃叔季載其次不必如此

其十子之名當然也皇甫謐云文王取大妣生  
 伯邑考武王發次管叔鮮次蔡叔度次邠叔武  
 次霍叔處次周公旦次曹叔振鐸次康叔封次  
 聃叔季載其名與史記皆同其次則異不知謐  
 何所據而別於馬遷也左傳富辰之言曹在衛  
 聃之下不以長幼為次則其第無明文以正之  
 鮀音馳聃音貪  
 他甘反謐音密

此詩餘章皆美文王之聖首章專美大任為

文王張本也此齊莊之大任乃文王之母謂

文王生於大任而大任有敬德其氣稟有自

來矣大任上能致孝於姑媚愛太姜為周京  
 之婦謂盡婦道也下能示法於婦使大妣繼

其美聲不妬忌而子孫衆多謂由大任之賢  
故大妣視傲之而不妬忌也言大妣嗣大任  
之徽音主大任言之耳

惠于宗公

箋曰惠順也。傳曰宗公宗神也。疏曰宗公是宗廟先公書序云班宗

彛中庸云陳其宗器皆謂宗廟為宗。張氏曰未追王故稱公

神罔時怨

箋曰

也神罔時恫

音通。傳曰恫痛也

刑于寡妻

傳曰刑法也寡妻適妻也

適音的。疏曰適妻唯一故言寡也。蘇氏曰寡妻猶言寡小君也

至于兄弟以

御于家邦

御鄭如字毛音迓。箋曰御治也。陳氏曰御取其調適也。今日書御

衆以寬南軒孟子解云御臨也。朱氏曰家齊而後國治

次章言文王以昭事神明之德推之齊家治

國也文王順守宗廟先公而鬼神歆之無有

怨恚而不滿者無有痛傷而降禍者隱微之

間一毫無愧故能施儀法於適妻推而至於

兄弟言族親亦化之也寡妻兄弟即是家推

之以治于家邦言由家以及國同此一理之

推也孟子所謂言舉斯心加諸彼而已。說

者見詩有大妣及寡妻之語多以為文王內

有賢妃之助以成其德文王內有賢助固也

此詩所言文王之德皆聖人極致之事豈必由內助而後聖哉刑于寡妻美文王能儀刑之非美寡妻也關雎美后妃之德所以見文王之德亦此意也詩記曰毫髮不愧於隱微然後近者孚故神罔時怨

神罔時恫始可

以刑于寡妻

傳

雝雝在廟

傳曰雝雝敬也

不顯

亦臨

朱氏曰不顯幽隱之處

無射亦保

射音亦。傳曰無射無厭也。今日

如孔子云學不厭如董仲舒云復而不厭之謂道言安行之久也。歐陽氏曰保守也

三章言純亦不已也文王之誠一也平居在

宮中則見其雝雝然和有事在宗廟則見其

肅肅然敬隨所寓而形見也不顯之處人所

不見而亦若有所臨洋洋乎如在其上也無

厭之時踐履已熟而亦自保守悠久無疆也

肆戎疾不殄

肆解見緜。傳曰戎大也疾害也殄絕也。詩記曰戎疾大患難也

烈假不瑕

假毛如字鄭作厲。歐陽氏曰

不聞亦式

歐陽氏曰式法也

不諫亦

入

四章言從容中道也文王有聖德故遇大患

難而不能殄絕其德處光大而不見其瑕玷

人逆順一致無入不自得也事之無所前聞者

舉必中法又不待教諫而自入於善不勉而

中不思而得也以為性與天合是也

肆成人有德

朱氏曰冠以上為成人

小子有造

朱氏曰小子童子也

傳曰造為也。今日王制云順先王詩書禮樂以造士謂造成之也

古之人無

斲

音亦。李氏曰古之聖人指文王也。傳曰斲厭也

譽髦斯士

釋文曰髦俊也

五章言至誠為能化也文王之時長成之人

則皆有成德幼稚之子則皆有所造為以習

其業所以然者由古之人文王其德純亦不

已無有厭斲故能譽髦此士謂能作成人材

使人有名譽而成俊乂之美也

詩記曰聖人流澤萬世者

莫大於作人所以續大地生生之大德也故此詩以是終焉文王之無斲孔子之誨人不倦其心一也典謨作於虞夏其稱堯舜禹臯陶已曰若稽古則此詩追述文王以為古之人復何疑哉

疑哉

思齊五章二章章六句三章章四句

從故

言也

皇矣美周也天監代殷莫若周周世世脩德莫

若文王

王疏曰湯以孤聖特與禹則父無令問文王之德不劣禹湯而以承籍父祖始當

天意者欲見尊祖之心也

皇矣上帝

傳曰皇大也

臨下有赫

程子曰赫威明也

監觀四

方求民之莫

傳曰莫定也

維此二國

傳曰二國夏殷也

其政

不獲維彼四國

傳曰四國四方也

爰究爰度

音鐸。程子曰究尋

究也度謀度也

上帝耆之

耆音其。箋曰耆老也。歐陽氏曰遲久也言天意遲久

之謹其所擇。今日稱師老亦久之意

憎其式廓

苦霍反。傳曰式用廓大也

乃眷西顧此維與宅

傳曰宅居也。朱氏曰此謂岐周之地也天以岐周

與大王為居宅也

首章原天初眷大王之意也大哉上天其照

臨於下赫然甚威明也其監視觀察於四方

維求民之所定耳本非有私於周也維此夏

商二國皆失道而不得其政天既絕之乃於

彼四方之國謀究之計度之欲求民主久而

未得其人上天遲久之徘徊詳審憎其用大

而為虐者乃眷然迴首西顧於周而以此岐

周之地與大王居之也以下章言作之屏之

知云此者指岐周也。眷本又作睠大東云

睠言顧之小明云睠睠懷顧傳云睠反顧也  
反顧者迴首以顧之大東刺亂而思周道小  
明悔仕而思共人皆以迴顧言之此言天迴  
其首以西視背商而向周也

作之屏之屏音丙。疏曰作攻作之也。朱氏曰按起也。釋文曰屏除也。

菑其翳菑音恣翳音意。傳曰立死曰菑自斃。木之害故曰菑也。生木自倒枝葉覆地為脩之。陰翳。朱氏曰或云小木蒙密蔽翳者也。

平之疏曰殺木之處有其。其灌其柵。灌音貫。列。傳曰灌叢生也。程子曰行生曰柵。今曰釋木有柵柵郭璞云柵樹似柵櫛而庫小。

如細粟今江東呼為柵栗今不從柵音而柵櫛音斛速庫音婢短也。啓之辟之音

闢之謂開拓使廣。其榿其据榿音稱据音祛。韻又音居。傳曰榿河柳也。据音置。疏曰某氏云榿

陸璣曰榿生水傍皮正赤枝葉似松据節中腫以扶老即今靈壽是也。今人以爲馬鞭及杖。

攘之剔之攘音攘剔音揚。程子曰攘剔其麩。謂穿剔去其繁冗使成長也。

其柘麩音掩柘音蔗。傳曰麩山桑也。疏曰柘爲上麩桑次之。今日禹貢青州帝遷明德

厥篚麩絲注云麩桑蠶絲中琴瑟絃。

串夷載路串音慣。傳曰串冒也。程子曰夷夷載路即周頌所謂岐有夷之行謂民歸之者

衆串習其平夷而成大路也孟子用之而成路

夷載路即周頌所謂岐有夷之行謂民歸之者

衆串習其平夷而成大路也孟子用之而成路

衆串習其平夷而成大路也孟子用之而成路

衆串習其平夷而成大路也孟子用之而成路

朱氏解云路大路也箋以串夷卽混夷今不從

天立厥配

受命既固

次章述大王遷岐也岐地險阻尤多林木民歸之者衆乃競刊除以立室家以治田畝曰其者皆指其地而言之作拔之屏除之者是其菑木與翳木之地也脩理之平治之者是其灌木與樹木之地也謂去其木而脩治其地之坑坎也啓柘之開闢之者是其檉柳與柘櫃之地也謂去其木而開廣其地也又相

與整葺其桑事攘除剪剔以去其繁冗者是其櫟桑與柘木之地也作屏脩平啓辟則皆除去其木攘剔則成長其木也桑柘之性以芟剔而後茂非除之也大王之遷岐非人之所能爲也蓋天遷其明德於此故民歸往之岐周本山林險阻之地自作屏脩平啓辟之後乃始乎夷民之歸者串習其平夷遂成大路猶孟子所謂山徑之蹊用之而成路也天非徒遷之也王者配天天將立之以爲配使



周家王天下其受命堅固不易也蓋曰大王之時天命已定周之當王也久矣。鄭以此章為文王諸家多以為大王此言芟除草木是初建國當是大王遷岐之始所謂天作高山大王荒之也岐山在右扶風美陽縣西京賦所謂闕華戎岐梁汧雍闕音礙汧音牽見秦地之險阻故多林木須刊除之

帝省其山省星之上。歐陽氏曰省視也。柞棫斯拔音旆。解見絲。松

柏斯兗王氏曰兗悅澤外見之謂。帝作邦作對箋曰作邦謂興周國也作

對謂為生明君也。疏曰作邦謂使之為天子之邦。傳曰對配也。丘氏曰天以聖君為已

配謂文王大音維此王季因心則友

傳曰善兄弟曰友。李氏曰孝悌之道豈可以偽為哉因其心而然耳生而無不知愛其親長

而無不知敬其兄本於良知良能豈非因心而然哉。王氏曰以大伯避季則季疑於弗友故

特先言其友也則友其兄朱氏曰兄謂大伯則篤其慶箋曰篤厚也

載錫之光程子曰載辭也錫子也。朱氏曰猶曰彰其知人之明不為徒讓耳受

祿無喪去聲。今奄有四方傳曰奄大也。釋曰喪失也。今曰

書奄有四海註云同也

三章述大伯王季相遜之事為文王張本也

為室家田畝之地則刊除其木至山林之地則貴於茂盛天省視岐山之地柞械拔而遂茂松柏兌而悅澤則氣象葱鬱而都邑成矣天作邦於此謂與周使為王國也作對於此謂生文王以配天也孟子云文王生於岐周是也此作邦作對由於大王王季之時蓋大伯遜於王季而後文王起也因說王季之德甚大性友愛因其心之自然非彊為也則友愛于大伯既受其遜益脩其德以篤厚周家

之慶予大伯以讓國之光王季受天祿而不失其後人遂奄有四方則大伯之讓為有光矣

維此王季帝度其心度音鐸。今日他人有心予忖度之度 貊其

德音貊音陌。傳曰貊靜也。曹氏曰德音名譽也。今考貊陌從伯拍拍迫從白。德音

解見其德克明克明其類今日類倫類也。猶記言知類通達易言觸

類而長之謂通於一而萬事畢也 克長克君長上 王此大邦王

字徐去聲。箋曰王君也。王季稱王者追王也 克順克比音備。丘氏曰比親也。

今日如此卦之比下順從也 比于文王比音同上。舊如字。今日比及也。比及三

年之其德靡悔釋文曰悔恨也。今日悔自恨也。如行寡悔也。悔疏謂無為人

比所悔恨既受帝祉音耻。箋曰祉福也。施于孫子施音異。箋曰

也。施延

四章述王季之德以及文王也天初省視岐

周之山眷命已定今又監度王季之心謂王

季此心之微與天通也天監知王季之心能

以靜養其令名非有心於干譽者王季雖無

心於干譽然其德明而類長而君順而比自

不可掩明類是一意長君是一意順比是一

意類者明之充君者長之推比者順之積也

克明謂知此理克類謂觸類而通一理混融

徹上徹下也言明又言類猶既醉言昭明有

融融者明之盛即所謂克類也克長謂能為

人之長克君謂能為人之君君又尊於長矣

學記言能為長然後能為君是也以之君臨

大邦則克順而能和其民克比而能親其民

順言不擾比則驩然相愛矣比及文王其德

無有可悔人有過則悔恨靡悔則無過從容

中道無毫髮之慊也言王季之德傳於文王

而益盛也故能傳昭二十八年成鱒曰心能制義曰度德正天之福而延于子孫李氏曰左

應和曰莫照臨四方曰明勤施無私曰類教

誨不倦曰長賞慶刑威曰君慈和徧服曰順

義鄭氏引以說經非也鱒音專莫音陌施始豉反

帝謂文王今日天不言無然畔援去聲又平聲

無是也。長樂劉氏曰畔安於疆畔而無然歆

違乎中者也。程子曰援攀援黨比也無然歆

羨鬼神食氣謂之歆。程子曰歆欲之動也。疏曰

也。愛羨誕先登于岸誕音但。朱氏生民解曰誕

難密人不恭疏曰定四年左傳云密須之鼓

郡伐密注云詩密也敢距大邦傳曰距侵阮徂共

人國即今寧州也王赫斯怒傳曰赫爰整其旅傳曰旅

州今有共以按徂旅按音案。傳曰按止也。朱氏以篤

池即共也于周祜音戶。箋曰對以對于天下箋曰對

五章六章皆述伐密之事此章首言文王之

心至公無私在於救民為下文伐密張本也

密人侵阮於周若無預文王乃奮怒而伐密

疑於黨阮有所爲而爲之者故詩人設爲帝  
謂之辭以發明文王之心畔者徧也援者黨  
也歆者得而貪之羨者不得而慕之四者皆  
私心也帝謂文王無是四者所急先者惟拯  
民之溺耳登岸謂出於危難之地也必託之  
帝謂者言文王此心天實知之也密人敢爲  
不恭逆距大國謂不懼方伯之討也以疆陵  
弱興兵侵阮遂往侵阮之共邑文王以阮民  
受害赫然而怒整齊其師旅以按止密人往

共之師蓋密自阮以侵共其勢漸熾文王自  
阮以侵密密還自救是按止其往共之師也  
凡此乃救亂安民以厚我周家之福以答天  
下望周之心也周能安民則福祚益隆商政  
不綱天下之望在周矣所救者一阮而爲亂  
者懼小國皆安故天下之心以慰也。說者  
多謂畔援歆羨是人欲岸是天理其說美矣  
與下文伐密不相協尋繹經意止爲伐密張  
本與七章言順帝之則爲伐崇張本文意正

同且言對答天下之望則登岸為濟難無疑也。以濟川喻濟難。古人常語曰：民墜塗炭，曰若涉淵水，曰若游大川，曰拯民於水火之中，是也。

依其在京

程子曰：依憑也。箋曰：京周地名。京有考見文王。呂氏曰：用兵必有

根本之地。文王駐兵於

侵自阮疆

張氏曰：却自阮疆而去伐

密也。今日：侵自阮疆謂自阮疆而侵密。猶春秋書：公至自晉，謂自晉而至魯也。

陟我

高岡

箋曰：陟登也。

無矢我陵

傳曰：矢陳也。釋地曰：大陸曰阜，大阜曰陵。

李巡曰：土地獨高大。名阜阜最大為陵。

我陵我阿

釋地曰：大陵曰阿。

無飲

泉

今白泉水有源也。

我泉我池

王氏曰：池水所聚也。

度其鮮原

度音鐸。鮮上聲。又音仙。箋曰：度謀也。鮮原，卷原也。釋山曰：小山別大山，鮮。孫炎曰：別不相連。

居岐之陽在渭之將

傳曰：將側也。箋曰：後竟徙都於豐。疏

曰：大王初遷已在岐山，此亦在岐山之陽，是去舊都不遠也。周書稱：文王在程作程寤，程典皇

甫謚云：文王徙宅於程，蓋謂此也。箋嫌此即是豐，故云：後竟徙都於豐，知此非豐者，以此居岐

之陽，豐則岐之東南三百里耳。呂氏曰：前漢地理志曰：扶風安陵縣闕駟以為本周之成邑

也。朱氏曰：今在京兆府咸陽縣。

萬邦之方

傳曰：方則也。

下民之王

文王以西伯討密之罪，先駐兵國都，依憑此

在京之師，以為聲勢，然後出兵自阮疆以侵

密密在寧州阮在涇州涇寧接境也下所言  
高岡陵阿泉池皆師行所經阮疆之地軍行  
右背山陵必依山而止故斤其高岡我者對  
爾之辭文王爲阮伐密故問罪於密稱阮疆  
之地皆以爲我言我所陟者是我之高岡爾  
密人無得陳兵於我陵此我之陵我之阿也  
無得飲我之泉此我之泉我之池也罪其前  
之侵軼而戒其後之無復然也密人恃疆以  
侵弱文王興問罪之師視阮之地如已之地

可謂公天下以爲心矣豈有一毫畔援歆羨  
之私邪阮不幸而與密爲鄰幸而遇文王爲  
伯也文王用心廣大威德暢洽人之歸者益  
衆非舊邑所能容於是就周境之內謀度鮮  
善之平原而徙都之乃在岐山之南渭水之  
側謂程邑也此萬邦之所法則下民之所歸  
往也文王雖未爲君師天下已心歸之矣伐  
崇有訊馘伐肆之事而伐密止述問罪之辭  
是師次其境而密人卽服不待戰也○舊說

謂所侵密地即為我之陵泉則是貪其土地矣或又謂戒軍以無擾師行而布陣飲泉遽

為擾乎

帝謂文王予懷明德

朱氏曰懷眷念也

不大聲以色

李氏

曰未嘗上聲音於顏色之問也

不長夏以革

長上聲。箋曰夏諸夏也。傳曰革

更也。李氏曰未嘗長諸夏以變革之道也

不識不知順帝之則帝

謂文王詢爾仇方

箋曰詢謀也。怨耦曰仇。丘氏曰仇方即崇也。朱氏曰

僻方仇國也

同爾兄弟

朱氏曰兄弟與國也

以爾鈎援

鈎音溝又去聲

援音袁。傳曰鈎梯也。所以鈎引上城者。疏曰鈎援一物以梯倚城相鈎引而上援即引也

與爾臨衝

傳曰臨臨車也。衝衝車也。疏曰臨者在上臨下之名。衝者在傍衝突之

稱兵書有臨車衝車之法

以伐崇墉

音容。箋曰崇侯虎倡紂為無道。朱氏曰按

史記崇侯虎譖西伯於紂。紂囚西伯於羑里。紂赦西伯賜之弓矢鉞鉞得專征伐。西伯歸三年

伐崇侯虎而作豐邑。崇國名在今京兆府鄠縣。鄠音戶。傳曰墉城也

七章八章述伐崇之事此章首言文王之心

純乎天理非有私喜怒為下文伐崇張本也

崇侯虎譖文王於紂遂有羑里之囚是崇者

文王之所仇也崇侯譖文王而文王伐之疑

於報私怨者然虎倡紂為不道乃天人所共



怒文王奉天討罪何容心哉故此章亦設為  
帝謂之辭以發明文王之心帝謂文王予眷  
懷爾之明德不以容色而大其聲謂飾貌以  
廣其名也不以變革而長諸夏謂變常以廣  
其土也文王無心於大其聲況以色而大聲  
乎無心於長諸夏況以革而長夏乎不識不  
知不作聰明也此明德之實所謂文王有四  
不孔子有四母也天理之自然謂之則即有  
物有則乃見天則謂理之不可踰也文王無

一毫人為之私油然而大順安行乎天理之自  
然所謂順者由仁義行非行仁義也文王之  
伐崇也若天實親命之使之謀爾仇讎之方  
同爾兄弟之國以爾上城之梯及臨衝之車  
伐此崇人之城由此心純乎天理故喜怒皆  
與天合所仇者非私怨所同者非苟合也

臨衝閑閑

今日閑閑者未用也

崇墉言言

傳曰言言高大也

執訊

連連

訊音信言問之

箋曰執所生得者而

攸馘安安

馘音國。傳曰馘獲也。不服者殺而獻其左耳。曰馘。疏曰玉藻云聽嚮任左故不服者殺而

獻其左耳罪其不聽命服罪故取其耳是類是

以計功也。程子曰安安不輕暴也。是類是

禡音罵。傳曰於內曰類於野曰禡祭也。疏曰王制云天子征之地春官肆師注云類禮

依郊祀而為之禡祭造軍法者其神蓋蚩尤或曰黃帝是致是附王氏曰致致其

至也附使四方以無侮臨衝弗弗音弗。傳曰弗弗強盛也

崇墉仡仡音屹。韓詩云仡仡搖也。疏曰將壞之貌是伐是肆錢氏曰伐

刺擊也。箋曰肆犯突也。疏曰文十二是絕

是忽傳曰忽滅也四方以無拂音拂。朱氏曰拂戾也

文王之間罪於崇其始未忍攻城也故臨衝

之車閑閑而不用崇墉言言然高大恃險而

不服文王始薄伐之而未盡用其威執其可

問訊者連連而不絕所殺獲而截其左耳者

安安而不暴出兵之初既類祭上帝及至所

征之地又為禡祭暴白其罪告之神明致以

招其來附以納其降從容整暇如此四方聞

之已不敢侮矣然崇人之頑猶未服也於是

臨衝弗弗然而疆盛用力以攻之崇墉仡仡

然將壞而危矣伐以擊刺之肆以犯突之絕

之使救援不通忽之則滅其國克一崇而四

方無敢拂戾以伐當其罪也

疏曰僖十九年左傳云文王問

崇亂而伐之因壘而降則似兵合不戰此云壞城執訊者凡所壞美多過其實此言訊誠必當戰矣蓋知戰不敵然後乃降彼左傳子魚欲戰宋公脩德故隱其戰事而言其降耳。朱氏曰始攻之緩戰之徐也非力不足也非示之弱也將以致附而全之也及其終不下而肆之也則天誅之可以留而罪人不可以不得故也

### 皇矣八章章十二句

靈臺

箋曰天子有靈臺者所以觀祲象察氣之妖祥也。稷音浸。疏曰此靈臺在豐邑之

都所處在國之西郊大雅靈臺一篇之詩有靈臺有靈囿有靈沼有辟靡皆同處在郊矣。李

氏曰孟子云謂其臺曰靈臺非文王自名之也。民始附也文王受命而

民樂其有靈德以及鳥獸昆蟲焉

疏曰王制注云昆明也明

蟲者得陽而生得陰而藏魚亦蟲之別名。黃氏曰民樂文王之靈德而亦樂其鳥獸昆蟲之類也

民附文王久矣序言因靈臺之役而始見其

歸附因詩起義耳人心所歸即是天命言文

王受命謂天命歸文王耳文王未嘗當而受

之也孟子云文王以民力為臺為沼而民歡

樂之樂其有麋鹿魚鱉是也及者所謂愛其

人及屋上之鳥也

詩記曰前二章樂文王有臺池鳥獸之樂也後二章

樂文王有鐘鼓之樂也皆民樂之辭也

經始靈臺

今日經度而始為之言初建也。蘇氏曰靈善也。傳曰四方而高曰臺

○疏曰左傳注云天子曰靈臺諸侯曰觀臺僖十五年左傳云秦伯獲晉侯以歸乃舍諸靈臺杜預云在京北鄠縣周之故臺也哀二十五年左傳云衛侯為靈臺於籍圃則是新造其時僭名之也觀去聲鄠音戶

皆圖度之意

庶民攻之

傳曰攻

不日成之

今日不日不多日也

今人言不

經始勿亟

音棘。箋曰亟急也

庶民子來

首章述作臺之初文王之經度始為靈臺也經度之營謀之方見其圖度而庶民協力攻

作之不多日而已成矣纔謀即成何其速也

蓋文王經營之始雖不欲亟而其民如子趨

父事盡心竭力故其成日自速非疆之也

詩記

曰文王之作臺主於望氛稜觀民俗以察天人之意因以疏瀹精神宣節勞逸蓋一弛一事也張無非

王在靈囿

音又。補傳曰凡詩謂文王為王者皆非作於文王之時。傳曰囿所以

域養禽獸也。疏曰於臺下為囿沼春秋築鹿囿則囿者築墻為界域而禽獸在其中

鹿攸伏

鹿音憂。釋獸曰鹿牡麋牝麋麋音鹿加。王氏曰攸伏則孳乳得其時

鹿

鹿濯濯

疏曰濯濯肥澤貌

白鳥皤皤

音學。朱氏曰皤皤潔白貌

王

在靈沼傳曰沼池也於物魚躍於如字物音仞傳曰物滿也

次章言既作臺而遊焉臺下有囿有沼文王

遊於靈囿則牝鹿乳其子伏而不動又濯濯

然肥澤其白鳥嚶嚶然絜白文王遊於靈沼

則其沼中之魚充滿而皆跳躍凡誇言其鳥

獸魚鼈之美者皆民歡樂之之辭也。車馬

羽旄一也有見之而欣欣喜色者有見之而

疾首蹙額者由人心之樂不樂也文王之鳥

獸魚鼈何以異於人哉特民心樂之耳孟子

最善說詩只民樂其有麋鹿魚鼈一語道盡

詩意毛氏以為靈道行於囿沼今鹿養之久

則自馴白鳥未有不絜魚未有不躍者豈皆

靈道之行乎後之說詩者推廣毛意其辭愈

美而去詩意愈遠矣

虛業維樅虞音巨樅七凶反。傳曰植者曰虞橫者曰柎業大板也樅崇牙也柎音

筍。疏曰懸鐘磬者兩端有植木其上有橫木謂直立者為虛謂橫牽者為柎柎上加之大板

為之飾謂之業刻板捷業如鋸齒也其懸鐘磬之處又以彩色為大牙其狀隆然謂之崇牙樅

即崇牙之貌。賁鼓維鏞。賁音焚字亦作叢鏞音鏞。容。傳曰賁大鼓也鏞音

大鐘也。疏曰：賁大也。故謂大鼓為賁鼓。冬官  
鞀人云：鼓長八尺，鼓四尺，中圍加三之一。謂之  
鼗鼓。鞀於論鼓鐘。於音鳥論平聲。鄭音倫。箋  
音運。於論鼓鐘。於音鳥論平聲。鄭音倫。箋  
相奪倫記。於樂辟靡。音壁。邕傳曰：水旋丘如  
論倫無患。於樂辟靡。壁曰辟靡。以節觀者。疏  
曰：辟靡即天子大學也。此在  
辟靡合樂必行養老之禮。

三章四章皆述辟靡作樂之事也。三靈及辟  
靡皆同處。文王既遊囿沼，遂於辟靡作樂而  
民歡樂之。言作樂之時設植者之虞，其橫拘  
之上加大板以為業。其業之上又以彩色為  
崇牙，其狀樅樅然也。此虞業之上則懸賁之

大鼓鏞之大鐘，使人擊之，遂歎美其有倫理  
者。此鼓鐘之聲也。又歎美其可樂者，此辟靡  
之學也。文王之始作靈臺，民樂成之，其遊於  
囿沼也。又樂其有鳥獸魚鼈，其作樂於辟靡  
也。又樂其鐘鼓之音，所謂聞王鼓樂於此，欣  
欣然有喜色也。言之不能盡而嗟歎之不能

已，則民之愛戴者深矣。  
詩記曰：或疑靈臺之  
詩叙臺池苑囿與民

同樂胡為以辟靡學校勦入之。彼蓋未嘗深  
考三代人君與士大夫甚親遊宴之誓，御征  
行之扈衛無所往而不與髦俊俱焉。樂正司  
業父師司成，則學者固學士之所常隸也。夫

豈有二事哉

於論鼓鐘於樂辟靡鼉鼓逢逢

鼉音駝逢音蓬。傳曰鼉魚屬。

陸璣曰鼉形似蜥蜴四足長丈餘甲如鎧甲皮堅厚宜昌鼓。今日月令季夏命漁師取鼉

上林賦樹靈鼉之鼓各注云鼉皮為鼓。釋文曰逢逢鼓聲也。傳曰和也。

功矇眴音蒙叟。疏曰有矇子而無見曰矇無矇眴音蒙叟。箋曰凡聲使瞽矇為之。傳曰

公事也。

申言鼓鐘辟靡之樂詠歎不能已又言以鼉

皮為鼓其聲逢逢然而和乃矇眴方奏其事

樂之更端曰奏故九成謂之九奏言方奏其

事樂之不厭之辭也

靈臺四章二章章六句二章章四句

舊章章四句今從朱氏

今從朱氏

下武繼文也武王有聖德復受天命能昭先人

之功焉

武王之雅二篇下武言繼文繼三后之文德

也文王有聲言繼伐繼文王之伐功也

下武維周今日曰下武世有哲王三后在天

傳曰三后

大王王季文王也。朱氏曰既没而其神在天也。李氏曰書茲殷多先哲王在天。王配

于京傳曰王武王也。箋曰京鎬京也。陳氏曰在鎬京者足以配在天者。

人知武王以武定天下而不知武王之心上文而不上武用武非其得已也此詩為繼文而作首章欲發明武王之心先總說一代之意嚮言以武為下者周之家法也周家世世有哲王三后既往而其神在天矣武王又配合其德于鎬京焉其在京者可以配在天者先後相傳其德一也曷嘗以武為上哉。舊說下武為後世有武功然有聲為繼伐之詩

故言伐崇之事此詩為繼文之詩終篇皆言文德略不及武事若首章第一句獨言武功尋繹文義全無歸著非詩意矣書言武王不敢替厥義德率惟謀從容德謂義德乃不得已而容德是其所尚即此詩之意也

王配于京世德作求蘇氏曰作起也。今日康誥我時其惟殷先哲王德

用康永言配命解見成王之孚箋曰孚民作求文王信也

武王所以能配三后于京者以其於先世之德能起而求之善繼述也所求者先世之德



故能長配天命有天下而傳無窮遂成王者之信也三后之德孚于民久矣至武王有天下然後其信成焉王者之事業莫大於信信則天下心服而王也後世以詐力取天下蓋有僅成王業者而不能成王孚故世祚不長不足以永配天命也

成王之孚下土之式

傳曰式法也

永言孝思孝思維

則

傳曰則則其先人也。箋曰子孫以順祖考為孝

武王成王孚而為法於天下者以其永有孝

思也其孝心所思唯法則前人也王者之孝莫大於法前人中庸云武王周公其達孝矣乎夫孝者善繼人之志善述人之事者也

媚茲一人

箋曰媚愛也一人武王也

應侯順德

傳曰侯維也。李氏曰順

德者孝也

永言孝思昭哉嗣服

箋曰服事也

天下媚愛於武王而應之以順德謂天下化之也孝者德之順故又言武王永有孝思昭然能嗣其先世之事也序所謂能昭先人之功也

昭茲來許

來毛如字鄭音賚。陳氏曰許語助也。

繩其祖武

蘇氏曰繩

約也。今日以為準繩而取正焉。傳曰武迹也。

於萬斯年

於如字

受天

之祜

承上章昭哉嗣服而言武王繼述之業所以

昭昭乎顯著有自來矣由能繩約其先祖之

跡宜其萬年受天之福也

受天之祜四方來賀

疏曰四方謂中國諸侯也。朱氏曰賀朝賀也。

萬斯年不遐有佐

武王受天之福祜故四方諸侯之國皆來朝

賀雖至于萬年不以為久遠而常佐周皆世

世藩屏王室也

下武六章章四句

文王有聲繼伐也武王能廣文王之聲卒其伐

功也

繼文之詩兼言三后以三后皆有文德可繼

不專指文王也繼伐之詩專言文王以大王

王季無伐功所謂繼伐者專言繼文王也周

至文王始有伐功伐崇蓋其大者然而大統

未集至武王伐商而後卒其功也

文王有聲

箋曰聲令聞也

通駿有聲

通駿音聿峻。箋曰通述也所述者

謂大王王季也駿大也

通求厥寧通觀厥成

觀李氏如字舊去聲。今

曰觀視也如視乃厥祖視已成事之視

文王烝哉

傳曰烝君也。呂氏曰衆也得

衆為君也

首章言文王之繼述也文王所以有聲聞者

能通述駿大大王王季所有之聲也述之而

求其寧則惟欲相安於無事述之而視其成

則維欲持守而不變此豈有意於伐功以求

加乎前人者文王君哉頌其得人君之道也

文王受命有此武功既伐于崇

疏曰別言崇者以其功最大其

伐最

作邑于豐

說文曰豐周文王所都。朱氏曰豐即崇國之地在京兆鄠縣

杜陵西南

文王烝哉

次章述伐崇而作豐也文王惟欲述大王王

季之事非有心於伐功也然受天命以討罪

不容自己故有此征伐之功最後伐崇威德

益著國勢浸盛程邑又不足以容乃作邑于

豐以居之文王誠得人君之道也

張子曰大王邑于岐

山之下既基王迹矣文王又遷于豐武王又  
遷于鎬者當是時民歸之者曰衆無地以容  
之必至  
于遷也

築城伊洺

音洺字亦作洺韻音域。傳曰洺成溝也。箋曰方十里曰成洺其溝也。

廣深各八尺

作豐伊匹

陳氏曰匹稱也

匪棘其欲

箋曰棘急也

適

追來孝

曹氏曰來者嗣續無之意

王后烝哉

三章明作豐之心也文王之作豐邑也掘隍  
土以築城因而為池僅如成閭之洺耳池非  
深也其作豐邑之制度唯其稱而已謂稱上  
公之制已所宜為不務侈大也初非急於從

已之欲以廣都邑乃述追先人之事而致其  
方來之孝唯欲不墜先業耳尊稱文王為王  
后誠得人君之道也

王公伊濯

箋曰公事也。詩記曰濯如滌言明白而不昧

維豐之垣

音袁

○疏曰垣牆也。釋文曰卑曰垣

四方攸同王后維翰

傳曰翰榦也

○疏曰築牆所立之木。解見維周之楨

王后烝哉

四章述作豐人而歸之也文王行事濯乎明  
白其築豐之城僅如垣牆耳城非高也然四  
方同心歸之皆以文王為楨翰城僅如牆而

文王則如築牆所立之木喻不在險而在德  
故言文王誠得人君之道也池如減城如垣  
不為高城深池也文王已得人心故武王因  
之以伐商也

豐水東注

箋曰堯時豐水汎濫禹治之使入渭東注于河豐邑在豐水之西鎬京在

豐水之東。疏曰帝王世紀云豐鎬皆在長安之西南。後漢地理志注豐鎬相去二十五里。○今日禹貢東會于澧注云澧水自南而合蓋澧水自南而北流入謂故豐在其西鎬在其東經言東注者是會渭之後乃東注入河也維禹之績箋曰績功也四方攸

同皇王維辟

音璧。傳曰皇大也。○箋曰變王后言皇王者武王之事又益大辟

君也。朱氏曰皇王者有天下之號指武王也皇王烝哉

五章以武王之功配禹也豐鎬在豐水之東

西二都皆可言豐水此章皇王稱武王則豐

水東注指鎬京所見而言也言豐水之所以

會渭而東注于河者是禹之功也武王作邑

於豐水之東而四方之所以同歸周者以武

王為天下之君也蓋以武王之功配禹皆除

害濟民也武王誠得人君之道也變王后言

皇王一統天下其事又大也繼伐之詩而言

人心歸往者見一戎衣而天下定也

鎬京辟靡

鎬胡老反。傳曰武王作邑於鎬京。詩記曰後漢地理志云鎬在京兆

尹上林苑中孟康云長安西南有鎬池古史考云武王遷鎬長安豐亭鎬池也。張子曰靈臺

辟靡文王之學也鎬京辟靡武王之學也至此始立為天子之學矣

自西自東

箋曰

自由也自南自北無思不服皇王烝哉

六章言辟靡之化也武王於鎬京建辟靡之

學德化流行天下之人由四方而來者無不

服之思謂皆心服也武王誠得人君之道也

四方之服也久矣此言辟靡之化深入其心

也四方先言西鎬京在西近者先被其化也

繼伐之詩而言辟靡教化者見武成之後偃

武修文也

考卜維王

箋曰考猶稽也。曹氏曰有疑必稽焉

宅是鎬京

箋曰宅居

也維龜正之

箋曰謂得其吉兆。疏曰龜出其吉兆以正定之

武王成

之箋曰武王遂居之成龜兆之吉武王烝哉

七章述遷鎬之事也言稽考之於龜卜者武

王也其所卜為欲居此鎬京也以吉凶取正

於龜而龜出其吉兆以正定之也龜兆告吉

而武王作都以居之是成其吉兆也武王誠  
得人君之道也繼伐之詩而言遷鎬者見武  
功既成乃建王國也文王伐崇而遷豐武王  
伐商而遷鎬即繼伐之功也

豐水有芑

音起。今日芑嘉穀也毛以為草今不從。芑解見萊芑及生民。陳氏

曰芑以喻人材

武王豈不仕

今日仕官也謂官使之也

詒厥孫謀

詒音

移孫毛如字鄭音遜箋曰詒猶傳也

以燕翼子

傳曰燕安也今日翼輔翼之

翼表記舉此章注云安翼其子毛以為敬今不從。詩記曰孫與子時互言之皆謂子孫也

武王烝哉

八章述用材也豐水之傍以潤澤生芑穀喻

養成人材也武王豈有不仕之以官者言無

不用之無遺材也武王蓋欲傳其孫之謀而

燕安翼輔其子耳曾孫玄孫以下皆孫也謀

及於孫之遠則其子可知矣聖人為子孫之

計莫大於遺之以人材所謂敷求哲人俾輔

于爾後嗣孔子舉此章曰數世之仁也武王

誠得人君之道也繼伐之詩而言以人材遺

後人者見創業垂統之可繼子孫賴之也。

或謂武王豈不用之乎留之以遺後人也如此則遺賢矣聞兼收並蓄以貽後人未聞棄而不用而以爲子孫之計也豈不仕者猶曰豈不日戒耳

文王有聲八章章五句

嚴氏詩緝卷之二十六

詩緝卷之二十七

朝奉大夫臣嚴粲述

生民之什

大雅

生民尊祖也

疏曰周公成王致太平制禮以王功起於后稷故推舉之以配天禮

記稱萬物本於天人本於祖俱爲其本可以相配是故王者皆以祖配天是同祖於天故爲尊也。今日孝經云郊祀后稷以配天祭法云周人禘鬯而郊稷祖文王而宗武王

生於姜嫄

音原。釋文曰姜姓嫄名有邵氏之女后稷母也

文武之

功起於后稷故推以配天焉

厥初生民時維姜嫄

箋曰時是也姜姓炎帝之後有女名嫄爲高辛氏之



世妃。○疏曰毛以稷為魯之子鄭以為帝魯傳  
十世堯非魯子姜嫄不得為帝魯之妃謂為其  
後世子孫之妃**生民如何克禋克祀**禋音因。疏曰外

**以弗無子**傳曰弗去也去無子求有子古者

祠于高禘天子親往后妃率九嬪御乃禮天子

所御帶以刀韉授以弓矢于高禘之前韉音獨

弓衣也。箋曰弗之言袞也二王之後得用天

子之禮。疏曰燕來主為產乳故重其始至之

日用大牢祭天而以先禘者配**履帝武敏歆**傳

之變媒言禘者神之也袞音弗**履踐也武迹也敏疾也。箋曰帝上帝也。疏**

曰踐迹者謂隨後行耳。今日履隨也帝武猶

言祖武非實有足**攸介攸止**疏曰介

迹也歆感動也**載震載夙**傳曰介

傳曰震動也夙早也。疏曰動謂懷任而身動

也左傳云邑姜方震大叔后緡方震皆謂有身

也為震**載生載育**傳曰育**時維后稷**

也**首章述姜嫄禱而生后稷也其初生此民者**

**誰與是維姜姓之女名嫄也以民賴后稷播**

**種而生而后稷又生於姜嫄生后稷所以生**

**此民也又問姜嫄之生此民其事如何乎下**

帝之步武即有所感也履帝武言祭神如神  
在洋洋乎如在其左右也敏歆言感動之速  
大意言上帝降格即有身耳不必如鄭氏說  
歆歆然如有人道感已也於是神介助之依  
止之則震動而有身則夙早而不遲則生產  
之則長育之是爲后稷也闕宮言彌月不遲  
謂滿十月即生是早也。詩書凡言天帝而  
假人事言之者皆形容之辭不必執其迹也  
監觀四方乃睠西顧不必天實有眼聞于上

帝不必天實有耳帝謂文王于帝其訓不必  
天實有言至言祭祀曰神具醉止曰神嗜飲  
食曰神保聿歸曰田祖有神若與神親相接  
者見神人來格之意耳若稷果生於巨人迹  
則其事甚異闕宮之詩當首言之今止言上  
帝是依而已履帝武敏歆攸介攸止即上帝  
是依之謂也古無巨迹之說特列子異端司  
馬遷好奇鄭氏信讖緯以帝武疑似之辭藉  
口而爲是說耳至謂姜嫄無人道而生子謬

於理而妨於教莫此為甚神恠之事聖人所  
 不語若詩言巨迹聖人刪之久矣毛氏不信  
 神恠其說甚正後世猶未盡從者謂其以帝  
 為帝譽耳帝為帝譽則稷乃堯之親弟堯有  
 賢弟在位七十載而不能以待舜乃舉之帝  
 譽聖夫姜嫄正妃配合生子人之常道何故  
 但歎其母不美其父此說者所以疑之今依  
 毛以敏為疾而不用其帝為高辛之說依鄭  
 以帝為上帝而不用其敏為拇指之說合

家而去取之可以折衷矣天地之始固有化  
 生者此可以言鴻荒之始不可以言稷或又  
 以為麒麟之生異於犬羊蛟龍之生異於魚  
 鼈神人之生必有異於人辭則美矣非事實  
 也古今大聖人莫如帝舜文王孔子其生不  
 聞有異於人也

李氏曰彼以契生於卵稷生於巨迹者乃引經疑似之言

以惑世也詩本無有也歐陽氏云秦漢之間  
 學者喜為異說高辛四妃皆以神異而生子  
 蓋堯有盛德日契後世皆王天下數百年學  
 者喜為之稱述欲神其事故務為其說洪駒  
 父亦云堯舜與人同耳血氣之類父施母生  
 耳聽目視二足而言是聖智愚不肖之所同

也何必有恆詭譎怪之事然後為聖且賢哉  
稷名曰棄必是見棄但不知其見棄之由闕  
之可也

誕彌厥月誕音但彌音眉也。傳曰彌終也。箋曰終十月而

生先生如達鄭音捷毛如字。朱氏曰先生首

羊子也。疏曰人之產子先生者多難薛琮答

韋昭云羊初生達小名羔未成羊曰羴大曰羊

羊子以生之。不圻不副圻音策副音僻舊乎逼

易故比之。子削瓜者副之本注云析也。音僻也

韻拍逼反音同。疏曰圻副皆裂也。楚世家云

陸終娶於鬼方氏曰女潰孕三年不乳乃剖其

左脇獲三人焉。剖其古脇獲三人焉。削瓜者副

之是副無蓄無害蓄音災以赫厥靈傳曰赫上帝

不寧不康禋祀箋曰康寧皆安也居然生子疏曰居然無病

次章述稷生之易也。姜嫄之孕后稷終滿懷

任之十月而生之。婦人初產則多難。此后稷

是首生之子。乃如羊子之易。不圻割不副裂

無蓄殃無患害。是天顯其神靈異於常人也。

上帝豈不安寧之乎。豈不安享其禋祀乎。而

-12 178 38 918" data-label="Text">

使之安然無病而生子也。  
誕寘之隘巷寘音志隘於懈反巷戶牛羊腓字  
之腓音肥。傳曰誕寘之平林會伐平林。朱氏

也值誕寘之寒冰疏曰姜嫄以元鳥至月而禋祀

月鳥覆翼之傳曰一翼覆之一翼藉之鳥乃去

矣后稷呱矣呱音孤。蘇氏曰呱泣聲也書啓

實覃實訐覃音譚訐音吁。傳厥聲載路錢氏曰載

語助也路謂聞於路也

三章述稷生而見棄之事置之於狹隘巷中

牛羊腓避而字愛之嬰兒未有所知當為牛

羊所踐今乃避而愛之牛羊而避人者理之

常也又棄此后稷置之平地林木之中值有

人往伐平林伐木之人見而收取之嬰兒之

在林野當為鳥獸所害乃值人收取之亦是

常理又棄此后稷置之寒冰之上有大鳥來

以一翼覆蓋之一翼翼藉之則為異甚矣人

乃往收取鳥飛去矣后稷遂呱呱然而泣其

泣聲覃長而吁大在平林而聞於路也舊以

實覃實訐厥聲載路在下章朱氏移在此今

從之兒生泣聲長大亦為福祥解見斯干

誕實匍匐

匍音蒲匐音白又音服。解見邨谷風

克岐克嶷

岐音其嶷

音逆魚極反。曹氏曰岐嶷言其能立也。今曰岐嶷承匍匐之下則為能立傳以岐為知意。嶷為識。以就口食也。朱氏曰口食自能食。今不從。以就口食也。蓋六七歲時也。藝之荏

菽。菽字亦作藝。荏音稔。箋曰藝種也。荏菽大豆也。釋草曰戎菽謂之荏菽。釋曰孫炎云大豆也。樊光李巡郭氏皆云今胡豆管子云北戎山戎出冬葱及荏菽布之天下今之胡豆

是荏菽。旆旆。朱氏曰旆旆揚起也。錢氏曰如旗之。禾役穰穰。禾則有行列。錢氏曰穰與穗通。穰穰禾多穗也。麻麥蒙蒙。莫孔反。曹氏曰蒙密也。瓜

稊。稊音迭。稊布孔反。傳曰稊多實也。四章述稷幼好種殖之事也。后稷之生其始

實能匍而手行。匍而伏地稍長則岐嶷而能立。免乳以就口食。纔始能食其嬉戲之時即有種殖之志。種藝大豆其大豆旆旆然揚起

禾之行。列穰穰然多穰。麻麥則蒙蒙然蒙密。瓜稊則稊稊然多實。異於常人所種也。疏曰

紀云棄為兒時其遊戲好種殖。麻麥美即此章是也。

誕后稷之穡有相之道。相去聲。傳曰相助也。任其自然。惟后稷之穡則盡人力之助。有相之道焉。贊化育之一端歟。今日有輔相之道。即莠草一端。莠音弗。傳曰莠治也。可以類見。端。莠音弗。傳曰莠治也。

第亦謂之第猶治亂謂種之黃茂種上聲。傳

之亂。箋曰豐茂也。種之黃色

者唯黍實方實苞傳曰方極畝也。箋曰方齊

稷耳。實方實苞等也。疏曰毛言地皆方正

有苗鄭言齊等與傳極畝亦同但齊等據苗均

極畝據地滿耳。今日禹貢草木漸包注云叢

生相包一本作苞毛以為本鄭以為茂其

意則一言苗生成叢也詩中凡言苞並同實種

實稂種上聲。稂音又。箋曰種實發實秀錢氏

生莖也。長樂劉氏曰秀將實也。今日論語

秀而不實朱氏解云吐華曰秀是木生花而將

實實堅實好今日堅成實而堅也。大田既堅言

也。實堅實好於既阜之下阜為成實未堅故堅

為成實而堅也實穎實粟傳曰穎垂穎也。栗其

○好解見大田實穎實粟實粟然。今日書

異畝同穎注穎穞也是垂穞也。箋曰栗成就

也。疏曰左傳云嘉栗旨酒服虔云穀之初熟

為粟。王氏曰粟即有郃家室郃音台。釋文

不秣也。秣音七。傳曰郃姜嫄之國也堯見天因郃而生

朱經堂

詩經卷二十七

七

與郃同

五章述后稷掌稼穡而封郃也后稷稼穡有

輔相造化之道教民先治去其豐茂之草然

後擇其種之黃色而茂盛者擇種之後始種

藝之下乃言禾生之次序始而苗中而秀末

而實也方者極盡壟畝方正齊等是苗生之

始也既方矣則欲其苞而成叢既苞矣則欲其種而不雜既種矣則欲其裒而長以上言禾之苗也既裒矣則欲其發而生莖既發矣則欲其秀而吐華以上言禾之秀也既秀矣則欲其堅而成實既堅矣則欲其好而無損壞既好矣則欲其穎而垂穗既穎矣則欲其粟而成就以上言禾之實也所以詳言其成熟之次序者見稼穡之艱難非一日所能致或苗而不秀或秀而不實滅裂耕者報之亦

滅裂鹵莽耘者報之亦鹵莽今后稷能教民以盡人事故其穡如此堯於是封之於郃使就郃之家室。大田言既方既阜鄭氏以方爲孚甲始生此詩言實方實苞鄭氏以方爲齊等二方字異義何也蓋大田言既方既阜既堅既好皆言穀之成熟故方爲孚甲始生此詩言實方實苞實發實秀發方生莖秀方吐華故方爲齊等言苗生之齊未有孚甲也大田言既種既戒鄭氏以種爲擇其種此詩



言實種實衰鄭氏以種為生不雜二種字異

義何也蓋大田言既種既戒在未耕之前故

為擇其種此詩前言種之黃茂已足擇種繼

言實種實衰在方苞之後故為生不雜也

誕降嘉種朱氏曰降言教氏稼穡是降維秬維

秠秬音巨秠音匪韻披之上。傳曰秬黑黍也

巡曰秬是黑黍之大名黑黍之中一稭有二米

者別名之為秠。疏曰秬秠皆黑黍而春官鬯

人注云秬如黑黍一秬二米言如者以黑黍一

米者多秬為正祔二米則秬中之異秬有二等

一米亦可為酒鬯人之注必言二米者以宗廟

之祭唯裸為重二米嘉異之物鬯酒宜用之秠

即皮也。維糜維芑。糜音門芑音起。釋草曰鬯赤

也。今之赤梁粟芑今之白。恒之秬秠。恒音巨本又

梁粟糜芑皆好穀也。恒編也。疏曰言種之廣多。今日恒音衡訓

常也。久也。無別音唯巨字古鄧反訓通也。偏也

竟也。今毛訓偏則。是獲是畝。箋曰成熟則獲而

本作巨者為是。所獲。恒之糜芑是任是負。任音壬。王氏曰任

也。蘇氏。以歸肇祀。傳曰肇始也。王氏曰后

六章述后稷封郃之後教其國人播種嘉穀

將以祭祀宗廟也。秬秠糜芑四者皆嘉穀鬱鬯又用黑黍故后稷擇嘉種而降於民以教其耕種其嘉種維黑黍之秬也維黑黍而一稔二米之秠也維赤梁粟之糜也維白梁粟之芑也乃徧種之以秬秠至熟時則於是穫刈之於是畝計之徧種之以糜芑至熟時則於是肩任之於是背負之以歸而始祭焉后稷封部初祭宗廟也

誕我祀如何朱氏曰我祀承上章而言后稷之祀也或春或榆春傷

容反榆音由又音俞。釋文曰春擣也。傳曰榆扞曰也扞殊之上濁取出也。疏曰謂扞米以出或簸或蹂也。長樂劉氏曰蹂以稅其穗

○疏曰蹂踐其黍然後春之文當在春之上以揄簸俱是春進令與春相近且退蹂以為韻也  
 釋之叟叟音菟。傳曰釋浙米也。浙音。疏曰謂洮米也。洮音陶。傳曰叟叟聲也。

烝之浮浮傳曰浮氣也載謀載惟箋曰惟思也。今  
李氏曰欲其無所不謹無所不備也取蕭祭脂曰蕭香蒿也。牛尾

箋曰取蕭草與祭祀之脂藝之行神之位藝如悅反。○疏曰蕭合黍稷臭陽達于牆屋故既奠然後炳蕭合羶鄉皆郊特牲文藝燒也言宗廟之祭以香蒿合黍稷燒之以合其馨香之氣使神歆饗之此言祭脂彼不言脂彼言黍稷此不言黍稷皆文不具耳。炳音蕪。蕪音馨。香。朱氏

曰取蕭祭脂 **取羝以較** 羝音抵較音跋。傳曰宗廟之祭

疏曰道祭謂祭道神秋官犬人云凡祭祀供犬牲伏羝亦如之鄭司農云伏謂伏犬以王車轆

之此用羝亦伏體較上。曹氏曰內言炳蕭外言釋較則羣祀皆舉矣 **載燔載烈**

燔音煩。煩解見楚茨。傳曰貫之加于火曰烈。箋曰燔烈其肉。疏曰烈是火猛之意不

可近燒故云貫之加於火上即今之炙肉也燔是近火燒之炙是遠火炙之。今日如疏之言

是烈亦 **以興嗣歲** 今日嗣歲者繼今歲謂來年也

**七章乃述后稷祭祀之事也我后稷之祭祀**

**其禮如何先以所得秬秠糜芑之粟或使人**

**舂之或使人掄出之或使人簸揚其糠或使**

**人蹂踐其禾取穀以繼之言各有司存並皆**

**敏疾也既蹂舂得米乃浸之於盆而泔之其**

**聲叟叟然又盛之於甑而烝之其氣浮浮然**

**以為酒醴及簠簋之實也及戒祭祀之事則**

**又謀度之則又思惟之無所不致其謹也於**

**是或取蕭之香草與祭牲之脂膏而爇燒之**

**為宗廟之祭諸侯之祭莫大於宗廟也又或**

**取牡羊以為犯較之祭較道祭也祭七祀之**

**行神也諸侯有朝聘之事則較祭上自宗廟**

下至輶祭羣祀該舉之矣或取肉傳火而燔  
之或取肉貫之加火而烈之纖悉無不盡矣  
凡此者皆欲以興起來歲之事謂禱其又豐  
也不曰來歲而曰嗣歲欲其豐年相續也○  
夏官大馭掌馭玉路以祀及犯輶注云行山  
曰輶封土為山象以菩芻棘柏為神主菩音負又  
音倍芻音初既祭以車轢之而去轢音歷喻無險難  
也邛泉水䟽引春秋傳云跋涉山川然則輶  
山行道之名也○鄭氏於楚茨或燔或炙以

炙為炙肝此詩烈亦炙也乃云燔烈其肉蓋  
鄭意以楚茨言宗廟之祭特牲以肝配燔故  
炙為炙肝此詩為后稷將郊而先輶祭以上  
皆言輶祭之事故烈為烈其肉今以此詩言  
燔烈為總說宗廟及輶祭非專指輶也

印盛于豆印盛音昂成。朱氏曰此章言尊祖

豆菹醢也。䟽曰釋器云木豆謂之于豆于登傳

瓦曰登大羹也。箋曰祀天用瓦豆陶器質也

羹澹不和實於登大古之羹不調以鹽菜澹肉

汁也澹音泣。今日登升之登無豆登之登

有其香始升上帝居歆

箋曰居安也歆饗也

胡臭亶時

曰

胡何也亶誠也。朱氏曰臭香也。李氏曰言祭得其時也。士冠禮云嘉薦亶時。時有考見

麗后稷肇祀庶無罪悔以迄于今

迄欣之入。傳曰迄至也

。李氏曰使我子孫無有罪悔至于今而有天下也

末章言尊后稷以配天也我今以苴醢盛之

于木豆又以大羹盛之于瓦登器用陶匏大

羹不和禮至簡也其馨香之氣始升於上而

上帝已安饗之何香臭之誠得其時乎言天

之所饗不在物也蓋天生后稷以養民后稷

能教民稼穡以相天故以功封郃而祀宗廟

為周家祭祀之始天心眷之久矣自后稷肇

祀以來子孫世脩其業不敢失墜以獲罪于

天遂至今日得以成王業而郊天天之歆饗

盖在此耳周之郊也因稷而致所謂文武之

功起於后稷尊后稷以配天不亦宜乎。我

將文王配帝之詩生民后稷配天之詩也我

將言牛羊不足以必天之右惟儀式刑文王

之典庶天心右饗之此詩言豆登何足以致

帝之歆惟世脩后稷之業乃有今日其意皆相類

生民八章四章章十句四章章八句

行葦音偉忠厚也周家忠厚仁及草木故能内睦

九族九族解見王葛藟外尊事黃耆音苟。黃耆解見南山有臺養

老乞言以成其福祿焉詩記曰自周家忠厚以下論成周盛德至治則

得之然非此詩之義也意者講師見序有忠厚之語而附益之歟

敦彼行葦敦音團。傳曰敦聚貌行道也。曰大者葭蘆葦一名華一物而四名解

見七月。疏曰葦初生為葭此禁牛羊勿踐則是春夏時事而言葦者此愛其為人用之所

用在於成葦故以成形名之牛羊勿踐履朱氏曰勿方苞方

體苞解見生民。張子曰草叢生以喻兄弟。錢氏曰成

也維葉泥泥上聲。傳曰葉初生泥泥。今日

泥泥是潤澤之意。戚戚兄弟。傳曰戚戚内相親

蓋泥泥是濕也。莫遠具爾。朱氏曰莫猶勿也。蘇氏曰爾近

也。今日地官肆長云實相近者相爾也。注爾亦近也。

首章發兄弟之愛也興也言敦敦然聚者是

彼道傍之蘆葦勿令牛羊踐履之此葦方苞

而成叢方體而成莖其葉初生泥泥然潤澤

而可愛忍傷之乎葦之叢生如兄弟之聚也

戚戚然親愛之兄弟切莫踈遠宜俱相親近

也。此詩以行葦與兄弟維葉泥泥戚戚兄

弟之辭體察精微懇款親切惻然惟恐傷之

千載之下猶能使人興起也詩記曰此詩毛氏七章二章章

六句五章章四句鄭氏析為八章以文義考之當從毛氏一章以行葦與兄弟宜作六句

二章言陳設宜作四句三章言燕樂宜作六句後四章則不可增損毛鄭所同也戚戚兄

弟莫遠具爾忠厚之意藹然見於言語之外矣下章之燕樂皆所以樂乎此也

或肆之筵音延。傳曰肆陳也。或授之几箋曰兄弟之年稚者為設筵而

已老者加之。以几。曹氏肆筵設席傳曰設重席也。

曰几尊者憑之以為安。疏曰既言肆筵上又設席故知重席也。不過下

莞上簟而已。春官司几筵注云筵亦席也。鋪陳曰筵籍之曰席然則在下為鋪陳在上者稱席。

人所蹈藉故在下者稱筵在上者稱席。授几有

緝御箋曰緝猶續也。御侍也。相續代而待者。疏曰凡御者皆侍其側。長樂劉氏曰不

暫闕其侍從也。李氏曰緝御即所謂更僕是也。

次章述陳設也。或陳之以筵謂行燕禮也。或

授之以几優老也。兄弟之年稚者鋪筵而已

老者則鋪筵而又設席於筵之上加重席也

老者既授以几又有相續代而待者

或獻或酢

音酢。笈曰進酒於客曰獻。客答之曰酢。

洗爵奠筭

音報。傳

曰等爵也。夏曰醖。殷曰筭。周曰爵。醖音盞。筭曰主人又洗爵。酬客客受而奠之不舉也。疏

曰王與族人燕以異姓為賓。宰夫為主人所洗。所奠猶一物也。而云洗爵奠筭。似是異器。故辨

之云等爵也。爵酒器之大名。故儀禮飲解者亦云。卒爵是爵為總稱。作者因洗奠之別。更變其

文耳。夏曰醖。以下皆明堂位文引之者。明等。盃非周器為之。筭者彼注謂畫禾稼也。解音志。醖

醖以薦

醖他感反。噴音同。醖音海。笈曰薦之禮非菹則醖。醖。疏曰李巡云以肉作

醬曰醖。天官醖人注云醖肉汁也。用肉為醖。特有多汁。故以醖為名。其無汁者自以所用之肉

魚鴈之屬為之名也。

或燔或炙

燔音煩。炙音隻。笈曰燔用肉炙用肝。解見楚茨

嘉穀脾臠

脾音皮。臠渠略反。傳曰臠函也。疏曰以脾函為加。故謂之嘉。疏曰

燔炙是正饌。以脾函為加助。服虔云口上曰臠。口下曰函。說文曰函舌也。又曰口裏肉也。

或歌或琴

音鄂。傳曰歌者比於琴瑟也。徒擊鼓曰琴。比音備。疏曰經傳諸言歌

者皆以絃和之。孫炎云琴聲驚琴也。

三章述燕樂也。燕兄弟之時。或主人進酒而

獻之於賓。賓既卒爵酌而酢。主人主人卒飲

又洗爵以酬賓。賓受而奠。此筭不復舉之。筭

即爵也。有肉醬多汁之醖。醖以薦進之。又或

入火以燔其肉。或近火以炙其肝。以為羞。其

正饌之外。所加善穀。則有脾與臠。又作樂助



歡或歌而比於琴瑟或嗥而徒擊鼓親親之

厚也李氏曰言侍御獻疇飲食歌樂之盛也。今考燕禮諸侯

燕其臣以膳宰為主人主人獻賓賓卒爵賓

洗爵酢主人主人卒爵主人獻公公卒爵公

酌酢主人主人卒爵於是主人酌以酬賓賓

遂奠而不舉也

敦弓既堅敦音彫。傳曰敦弓畫弓也天子敦弓。疏曰敦與彫古今字之異彫是

畫飾之義弓人為弓唯言用漆不言畫則漆上

又畫之其諸侯公卿宜與射者自當各有其弓

不必畫矣。李氏曰荀子曰天子彫弓諸侯彤

弓大夫黑弓何休公羊注亦云天子彫弓諸侯

彫弓大夫嬰弓士盧弓此言敦弓即所

謂天子彫弓也。朱氏曰堅猶勁也。四鏃既

鈞鏃音候又音侯。釋文曰鏃矢名。傳曰鏃

後輕重鈞停四矢皆然故言四鏃既鈞冬官矢

人為鏃矢三分一在前二在後注云三訂之而

平昔前有鐵重也方言云關西曰箭江淮

謂之鏃則鏃者鐵鏃之矢名也。鐵音鐵。舍矢

既均舍音捨。傳曰已均中藝。箋曰舍釋也

均則曰左右均

序賓以賢丘氏曰射以中多者為賢。朱氏曰

投壺云其賢於某若干純奇則曰奇

四章五章述燕射也既燕族人而射以為樂

其天子親所射彫畫之弓既堅勁矣其四矢

夫經堂 詩經卷三十一

既輕重鈞停矣放舍此矢既均而皆中矣次

序衆賓以射中多者為賢也諸臣不必畫弓

以天子之燕射故舉天子之弓言之耳。鄭

以為將養老擇士大射王肅以為燕射詩記

從王詩記曰以詩之所叙考之儀禮王肅之說

說是也然學者讀此詩當深挹順弟和樂之風以自陶冶若一一拘牽禮文則其味薄矣

敦弓既句溝之去。疏曰穀與句既挾四鏃挾

澁又音協。箋曰射禮搯三挾一今言已挾四鏃則已偏釋之。疏曰搯插也挾謂手挾之射

用四矢故搯三於帶間挾一以扣弦而射也謂卿大夫若其君則使人屬矢不親挾也。今日

儀禮鄉射大射皆云搯三挾一个又云挾乘矢注云方持弦矢曰挾弦縱而矢橫為方凡挾矢

於二指之間橫之謂左手執弓把見矢鏃於把外右手大指鉤弦二指挾持其矢故弦縱而矢

橫弦與矢作十字故方也凡兩物夾一物曰挾此矢在弦之外二指之內故曰挾

如樹丘氏曰如以手植之。序賓以不侮朱氏

曹氏曰言其巧且力也。侮不以中病不中者也射以中多為雋以不侮為德

敦弓既引滿四鏃皆已挾則徧釋之矣四鏃

皆中如以手植之然其序以不侮為貴尚德

也不以中多陵人也

曾孫維王傳曰曾孫成王也酒醴維醑音乳。傳曰醑厚也。疏曰謂

夫經也

酒之酌以大斗傳曰大斗長三尺也。疏曰大斗者醇者。斗長三尺謂其柄也。漢禮器制度注勺五升徑六寸長三尺是也。此蓋從大器挹之以樽用此勺耳。其在樽中不當用如此之長勺也。以祈黃耆疏曰祈求也。黃耆解見南山有臺也。

六章述既射而復終燕因以乞言也為之主者成王也其酒醴皆醇厚矣遂以長柄大斗從大器中酌之於樽以為醴而求於黃耆之人謂乞言也二章言授几緝御之事則兄弟之中有老者存焉古者燕飲於旅也語必因以求誨言於老成人凡一話一言皆足以為

熏陶漸染之益不徒為燕樂也

黃耆台背台音胎徐又音臺。傳曰台背大老也。箋曰台之言給也。大老則背有

給文給音臺。疏曰郭璞云老人氣衰皮膚消瘠背若給魚也。劉熙釋云九十曰給背。以

引以翼壽考維祺音其。傳曰祺吉也。以介景福箋曰介助也景

也大

七章終上章乞言之意也成王乞言於黃耆台背之大老此大老告成王以善道引而導之翼而輔之以成其德故自天祐之成王得壽考吉祥助其大福也

行葦七章二章章六句五章章四句鄭氏

作八章章四句今從毛氏

既醉大平也大音泰後大平皆放此醉酒飽德人有士君

子之行焉行去聲

此詩成王祭畢而燕羣臣也太平無事而後君臣可以燕飲相樂故曰大平也講師言醉酒飽德止是首章二語又言人有士君子之行非詩意矣

既醉以酒既飽以德朱氏曰德王之德也。陳氏曰燕接之間恩澤充足

故言既飽以德君子萬年箋曰君子介爾景福

成王與羣臣祭畢而燕於寢羣臣美之言成王既醉我以酒矣燕接之間恩澤充足既飽我以德矣無以報上願其享萬年之壽而天助爾大福也

既醉以酒爾殽既將箋曰殽俎實也。疏曰歸俎者以牲體實之於俎也

楚茨篇為俎孔頤或燔或炙。詩記曰國語晉公令司正實爵與史蘇云賞女以爵罰女以無殽。傳曰將行也。朱氏曰亦奉持而進之意君子萬年介爾昭明丘氏曰謂發其智慮也

羣臣又欲天助成王以昭明之德

昭明有融

朱氏曰融明之盛也春秋傳云明而未融

高朗令終

朗郎之上

傳曰朗明也。朱氏曰虛明也令終善終也

令終有俶

音觸。傳曰俶始也

公

尸嘉告

協韻音谷。傳曰公尸天子以卿。疏曰白虎通引曾子云王者宗廟以卿為

尸不以公為尸避嫌三公尊近天子親稽首拜尸故不以公為尸白虎通又云周公祭太山用

召公為尸蓋天地山川得用公也。詩記曰周之追王止於大王則宗廟之祭尸之尊者乃公

尸也。箋曰嘉告以善言告之謂報辭也

羣臣祝成王昭明而又極於融融者一理混

融徹上徹下無復凝滯明之盛也靡不有初

鮮克有終始明終昏者多矣故又祝其高明

而善終也過而後改迷而後復不若有始有

卒之盡善故祝其善終而又欲其有始如太

甲有終而無始不得為全善矣成王以幼冲

嗣服欲善其終當謹其始乃始終如一也令

終有俶猶仲虺言謹厥終惟其始伊尹言慎

終于始也能如是則神降之福公尸以善言

來告矣。舊說以令終為考終命此非臣子

祝君之辭也一章二章方祝君以萬年不應



原件短缺

三章遽祝以考終命其言不倫由鄭氏鑿說  
以景福為五福孔氏遂牽合謂令終為考終  
命然鄭箋令終云以善名終則鄭意亦不然  
孔求之過耳

其告維何籩豆靜嘉

箋曰靜嘉潔清而美也。長樂劉氏曰靜言其滌濯

且敬也嘉言其新美而時也。陳氏曰傳所謂馨香無讒慝之意也。朋友攸攝朱曰朋友指助祭者。疏曰攝者收斂之言。蘇氏曰

其胤維何天被爾祿

被音避。被覆被也。

君子萬年景

命有僕

李氏曰僕屬而不絕。今日曰孟子僕僕亟拜言拜之頻煩亦不絕之意。

其天錫以繼嗣者如何乎乃天覆被女以福

祿使有萬年之壽而大命僕屬不絕也此章

問以繼嗣而言福祚者言天錫以繼嗣故福

祚不絕也

其僕維何釐爾女士

釐音離。傳曰釐予也。賡曰女士女而士有行者

釐爾士女從以子孫

賡曰從隨也

其大命之僕屬如何乎乃天錫以女而有士

行者以為妃又使生賢智之子孫以隨之此

章問以福祚而言繼嗣者言天錫以福祚故

繼嗣繁昌也與上章互言之耳

既醉八章章四句

鳧鷖

音符伊

守成也

疏曰物極則反或將喪之成之既難守亦不易故美其能

守之也

太平之君子

賡曰君子斥成王也

能持盈守成神祇

祖考安樂之也

祇音其樂音洛。疏曰神者天神祇者地神祖考則人神也

祭天神地祇祖考皆有尸五章皆言公尸又

四章言既燕于宗毛以為皆言祭宗廟其說

是也

疏曰毛以為皆祭宗廟則是祖考耳而兼言神祇者以推心事神其致一也能



事宗廟則亦能事天地因祖考而廣言神祇明其皆安樂之也

鳧鷖在涇

曹氏曰鳧野鷖也鷖音木○釋鳥曰鵞沉鳧鵞音施又音爾○郭璞曰鳧

似鴨而小長尾背上有文今江東亦呼為鵞○陸璣曰大小如鴨青色卑脚短蒙水鳥之謹願

者也○疏曰蒼頡解詁云鷖鷖也○疏曰涇解見邶谷風公尸來燕來寧公尸解見

既醉○牋曰祭祀既畢明日又設禮而與尸燕○疏曰言公尸來燕則是祭後燕尸非祭時也

燕尸之禮大夫謂之賓尸即用其祭之目今有司徹是其事也天子諸侯則謂之繹以祭之明

日春秋宣八年言辛巳有事於太廟壬午猶繹是謂在明日也此公尸來燕是繹祭之事爾

酒既清

牋曰爾爾殺既馨傳曰馨香公尸燕飲

福祿來成

興也祭之明日行燕尸之禮鎬京近涇水指

土地所見言之野鳧與鷖鷖皆水鳥也水鳥

在水中得其所喻公尸來燕而安寧也成王

酒清殺馨以與公尸燕飲故神以福祿來成

汝矣○渭水東流先會豐而後會涇豐水自

南而入渭涇水自西北而入渭文王居豐在

豐水之西則越豐而後至涇武王居鎬在豐

水之東則去涇近矣張衡西京賦云飲灃吐

鎬據渭踞涇見涇水近鎬也

飲呼合反

鳧鷖在沙傳曰沙水旁也。疏曰需于沙注云沙接水者。公尸來燕

來宜今日來而宜。謂樂之也。爾酒既多爾殽既嘉公尸燕

飲福祿來為去聲。為猶助也。賡曰。

鳧鷖在渚音煮。見江有汜。公尸來燕來處音杵。傳曰處止也。

爾酒既湑胥之上。與縮音義同。謂以茅泝之而去其糟也。昔

也。泝亦作濟。上聲也。爾殽伊脯疏曰乾脯也。公尸燕飲福祿來

下

鳧鷖在淶音崇。傳曰淶水會也。說文曰小水入大水也。公尸來燕

來宗傳曰宗尊也。李氏曰來居尊位也。既燕于宗疏曰燕於宗廟。福祿

攸降反。戶江。公尸燕飲福祿來崇呂氏曰崇積而高大也。

鳧鷖在臚音門。傳曰臚山絕水也。志金城郡有浩臚縣注云浩水名也。臚者水流峽山間兩岸深若門也。浩音告。公尸來

止熏熏傳曰熏熏和悅也。旨酒欣欣傳曰欣欣樂也。燔炙芬芬

傳曰芬芬香也。公尸燕飲無有後難今日後難猶後患也。

### 鳧鷖五章章六句

假樂音暇。洛。嘉成王也疏曰正詩例不言美以見為經之正因訓假為嘉故。

轉經以見義。

假樂君子傳曰假嘉也。庸皆作嘉樂則假訓為嘉也。顯顯令

德宜民宜人

陳氏曰民在下之民也人在位之人也。疏曰能安民能官人其文

與此相類受祿于天

言可嘉樂者此成王也有顯顯之善德宜其在下之民謂萬姓以和也宜其在位之人謂百官以和也人民皆宜是可嘉樂以此能受福祿於天也

保右命之自天申之

傳曰申重也重去聲

千祿百福

千求

也子孫千億

解見楚茨

既保安之又右助之又從而命之是自天申

命用休也成王有千祿之道而得百福千祿言自求多福謂在我有以致之非天私於成王也宜成王子孫之繁至于千億傳之無窮也

穆穆皇皇

釋訓曰穆穆敬也。釋詁曰皇皇美也。

宜君宜王

傳曰宜君

王天不愆不忘

下也。愆曰愆。過也。

率由舊章

由用也。長

樂劉氏曰舊章先王之禮樂政刑也

成王之德穆穆然敬皇皇然美宜其為君宜其為王也又不愆過不遺忘以循用先王之

舊法○鄭氏以穆穆皇皇宜君宜王為子孫以不愆不忘率由舊章復為成王文意斷續此由分章之誤也穆穆皇皇與抑抑秩秩一體率由舊章與率由羣匹相對皆言成王也宜君王即所謂宜民宜人也

威儀抑抑

實之初筵傳曰抑抑慎密也

德音秩秩

傳曰秩秩有常也○

錢氏曰有序也

無怨無惡

鳥路反又如字

率由羣匹

今日羣耦謂眾同德也

成王之威儀抑抑然謹密其德音言語秩秩

然有常言行皆盛德之所著見故能無所咎怨無所憎惡推誠樂與惟循用羣臣之賢匹耦於已者言志同道合也此章與上章一體不愆不忘為率由舊章言之也無怨無惡為率由羣匹言之也○音聲也德音有德之聲音也言語教令聲名皆可稱德音此詩德音秩秩可以為言語教令不可以為聲名皇矣貊其德音可以為教令聲名不可以為言語南山有臺德音不已德音是茂及有女同車

德音不忘車牽德音來括皆聲名也小戎秩  
秩德音鹿鳴德音孔昭日月德音無良邺谷  
風德音莫違皆言語也

受福無疆四方之綱之綱之紀燕及朋友傳曰朋友

羣臣也。朱氏曰燕安也言人君能綱紀四方而臣下賴之以安。詩記曰泰誓云友邦冢君酒誥云太史友內史友則朋友者今百辟卿士言之也。今日朋友即下文百辟卿士燕及朋友猶燕及皇天

成王受福無窮故於天下之治惟總其大綱  
大綱舉而小紀自隨則太平極治可傳於

乂此無窮之福也羣臣與國同休是安及羣  
臣也

百辟卿士董氏曰百辟諸侯也卿士羣臣也媚于天子蔑曰媚也

不解于位解音懈。今日民之攸暨音餼。傳曰暨息也

外而百辟內而卿士皆媚愛于成王而不解  
怠於其職位此民之所由以休息也

假樂六章章四句舊四章章六句今從陳氏

詩緝卷之二十七

明經堂

不詳經卷三十一

三十一



